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
同學　錢塘范亢斌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繇評
同懷杭州陸　偲[illegible]臯
男　馮張孫近濆
　　巽沵念詒
　　亢孫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 昭公三第二十二

〔經〕丁卯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以首惡從殺兩故稱弟又稱世子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襄二十七年大夫盟于宋○〔林〕哀公卒是年歲陳十三年楚平王復封陳惠公吳立　○叔弓如晉○楚人執陳行

入于徵師殺之稱行人明非行人罪○陳公子留出奔鄭招所立未成君而出奔○秋蒐于紅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紅魯地沛國蕭縣西有紅亭遠疑○（林）書蒐始此蒐狩不書必違禮而後書于是舍中軍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蒐于紅地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皆三家之師也自此屢蒐皆三家所以耀武焉耳是致桓莊之狩必言公昭定之蒐不言公矣○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與招共殺偃師書名罪之○大雩無傳不旱而秋雩過也○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不稱將帥不以告壬午月十八日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無傳復稱公子見已卒殺陳孔奐無傳招之黨楚殺之○葬陳哀公嬖人袁克葬之魯往會故書

此篇前論石言後論子野前議後斷前暗後明蓋以下截用說上截也看中間以方築虒祁之宮作樞紐于上半為先講後點子下半為先點後解石言不亦宜乎夫子知之矣恰好對結天造地設之文

論石言連用三轉一層正一層反一層抒出諷諫本旨乃兩賓一主也

因論石言故上半寫五言字下半亦寫五言字以相映帶見石言之可駭不如人言之可信也此作者串插微意

傳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 魏榆晉地●服云魏邑榆州里名 唐云先作魏郎鄗意方圓 晉侯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曰石不能言或馮焉 謂有精神馮依 石而 不然發砌痴人說夢矣 不然民聽濫也 濫失也●正義曰或民聽濫失實無言而妄稱有言也 抑言

臣又聞之辭 抑晃 照下 曰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 彫傷 怨讟並作莫保其性 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 石言不亦宜乎於是晉侯方築虒祁之宮 虒祁地名在絳西四十里臨汾水○虒音斯 叔向曰子野之言君子哉 子野師曠字 君子之言信而有徵故怨遠於其

兩事各叙而抱斷全在兩兩相對中見

身怨咎遠其身也小人之言僭而無徵故怨咎及之詩曰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唯躬是瘁詩小雅也不能言謂不知言理以僭言見退者其言非不從舌出以僭而無信自取瘁病故哀之○出如字又尺遂反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其是之謂乎哿嘉也巧言如流謂非正言而順叙以聽言見荅者言其可嘉以信而有徵自取安逸師曠此言緣問流轉終歸于諫故以此巧言如流也當叔向時詩義如此故與今說詩者小異

小俞云師曠之言。不言之故。叔向之言。不言之應。

是宮也成諸侯必叛君必有咎夫子知之矣爲十年晉侯虒卒傳

○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元妃嫡夫人也二妃生

筆法一在一不在蓋比事屬辭而可以得其大凡矣

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 招及過皆哀公弟也 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憂恚自殺經書辛丑從赴○恚一睡反 干徵師赴于楚 干徵師陳大夫 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 以招過殺偃師告愬也 楚人執而殺之 殺干徵師 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

屬諸司徒陳侯亦有罪焉 罪仍在

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

招○疑為招赴楚當

行人也 同罪故重發之

一嘲一解筆筆簡峭有致　與前送少姜之葬篇同一机括須看作者脫換處

唐錫周曰叔向云是宮也成君必有咎審爾即謂賀者在堂弔者已在門可也結句捎帶叔弓有意無意自然入妙

極熱鬧事卻只用簡淡之筆當是惜墨如金

此篇叙述相錯而行以兩遂字爲段落上半叙詳于述意得極其傾瀉下半述



○叔弓如晉賀虒祁也賀宮成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蒙欺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言諸侯畏晉非獨鄭

特爲經補寫一大字

○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大蒐數軍實簡車馬也根牟魯東界瑯琊陽都縣有牟鄉商宋地魯西竟接宋衛也言千乘明大蒐且見魯衆之大數也

○七月甲戌齊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子旗欒施也欲并治子尾之家政丁丑殺梁嬰梁嬰子尾家宰八月庚戌逐子成子工子

詐于叙寫得極其和平其結局在和之
如初而其轉關全在遂如陳氏讀去似
一氣遍下却不知其界畫在此也特著
兩遂字作對作者益明告我以爲法矣
文以子旗爲主却以桓子和之作結益
巳暗暗爲醉逐分寶篇起本也忽而授
甲忽而游服忽而請從忽而稽顙作看
極好細看乃是活畫一機詐人筆筆化
工

車 三子齊大夫子尾之屬子成頃公子固也 皆來奔
子工成之弟鑄也子車頃公之孫捷也
三
不書 而立子良氏之宰 子良子尾之子高彊 其臣曰
非卿 也子旗爲子良立宰
兩孺子前後相映
孺子謂
孺子長矣 子良 而相吾室欲兼我也 兼并 授甲將
也
特地揷入
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
侍手在此禍
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人告於道遂如陳氏
正
禍之樞机亦文章之線索也
義曰將往于良之家又數人告
不使敢向子良之家遂如陳氏 桓子將出矣聞之而
還 聞子 游服而逆之 去戎備著常 請命 問桓子 對曰
旗至 游戲之服 所至
妙 讀後文則此
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子盍亦授甲無

和之收桓子如初收子旗子旗主也無一字無着落

此篇傳楚滅陳事上半寫滅陳正文城麇之戲自屬閒情下半論陳不亡為後

處乃桓子攜贄詣耳

宇請從無宇桓子名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秩之謂為之立宰其若先人何子盍謂之謂之使無攻我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周書康誥也言當施惠於不惠者勸勉於不勉者茂勉也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服行也桓子稽顙曰頃靈福子頃公靈公欒氏所事之君稽音啓謚法祇動追懼曰頃吾猶有望望子旗惠及已遂和之如初和欒高二家

是一霸道人

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言招所以不死而得放

九月楚公子弃疾帥師奉孫吳圍陳孫吳悼大子偃師之子惠

後封陳起本亦係推論然正見虔之不嘗君楚而楚之不能滅陳也妙在前半奉孫吳圍陳著此一筆已為後半暗暗伏脈有灰線艸蛇之妙　記袁克事亦陳不受楚滅之意

益寵之謔與此城麇之戲熊虔亦殊有風趣侍進老拳差堪彷彿封戌以諷為

公　宋戴惡會之　戴惡宋大夫　冬十一月壬午滅陳　壬午十月十八日傳言十一月誤　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　輿衆也袁克嬖人之貴者欲以非禮厚葬哀公　正義曰就衆嬖之內特舉袁克之名是貴者也服云馬玉乃陳侯所乘佩故克不欲使楚得之　補正曰輿嬖嬖大夫也掌君之車乘如晉七輿大夫之類　楚人將殺之請寘之　寘置馬　既又請私　私盡君臣恩卽下私字是　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　幄帳也逃不欲為楚臣　使穿封戌為陳公　戌楚大夫滅陳為縣使戌為縣公　曰城麇之役不諂　城麇役在襄二十六年戌與靈王爭皇頡　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

而迥非後人所及矣

猶將復由一句結上且陳氏得政一句領下左氏慣家

陳之未亡由于舜之盛德從未亡轉到平亡而亡于陳者又繼于齊是亡猶不亡也虞之世數未也乃承前未也又說進一步兩層一綫數行中有多少曲折



（及此謂爲王）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息寧靜也）晉侯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陳祖舜舜出顓頊）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顓頊氏以歲在鶉火而滅火盛而水滅●正義曰歲星天之貴神所在必昌鶉火得歲而火益盛火盛而水滅顓頊水德故以此年終陳其族也故知滅亦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箕斗之間有天漢故謂之析木之津由用也●補正魏氏曰由義如書盤庚若顛木之有由蘖木生條也）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物莫能兩盛）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幕舜之先瞽瞍舜父從幕至瞽瞍間無違天命廢絕

在

者○帝系云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蟜牛蟜牛生瞽瞍不知幕于蟜牛以前是誰名字之异也據書傳虞舜側微盖向有國土至瞍始失國耳 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 ○遂舜後盖殷之興存舜之後而封遂言舜德乃至於遂 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 ○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嬀封諸陳 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言陳氏興盛於齊形兆已見

〖經〗戊辰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以事往非行會禮 ○〖傳〗於是叔弓及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諸夏之大夫旅見于楚於是始舉魯以見其餘也 ○許遷于

兩遷本一順遞去。末卻兜轉遷方城敘法便變兩益田本對說因後多遷方城句因添授田句以配之敘法便匀既變且匀史法思過半矣　此单論剪裁耳論經則此條自以許遷于夷爲主故獨詳授田句結乃爲許遷後討下落耳遷



夷許畏鄭欲遷故以自遷爲文　○夏四月陳災天火曰災陳既已滅降爲楚縣而書陳災者猶晉之梁山沙鹿崩不書晉災害繫于所災所害故以所在爲名　○秋仲孫貜如齊　○冬築郎囿

傳九年春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楚子在陳故四國大夫往非盟主所名不行會禮故不總書　○二月庚申楚公子弃疾遷許于夷實城父此時改城父爲夷故傳實之城父縣屬譙郡　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益許田　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以夷

陳句如城父如夷都一一承許遷說落口有賓主賓主既明而剪裁又別見章法其妙固非可一言盡也

此篇是詰責之字不作詔誥體起手提出爭田率戎兩案末以致閻田反潁俘分應作結中幅亦作兩截讀上半先責晉不當與周爭田言溥天王土周不自私而封建母弟晉奈何忘本而倣若弁髦此兩層相承說下半重責晉不當率戎伐潁言弃華即裔惡公既作偏而使戎得有中國于前今晉豈可效尤而使戎不有余一人于後此兩層亦相承說委婉中字字嚴正尤妙在只從大義指示不粘煞耳閻丙趯眉眉較量左氏于潤色絲綸尤篇篇用意知其鼻經之功

田在濮水西者與城父人遷方城外人於許成十五年許遷於葉因謂之許今許遷於夷故以方城外人實其處傳言靈王使民不安

〇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甘人甘大夫襄也閻嘉晉閻縣大夫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王使詹桓伯辭於晉辭責讓之桓伯周大夫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〇便有此士〇彼時〇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駘在始平武功縣所治鳌城岐在扶風美陽縣西北〇鳌本又作斄他來反一力知反〇駘詩作邰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〇〇樂安博昌縣北有蒲姑城〇蒲如字一音薄奄於檢反〇服云蒲姑齊也商奄魯也巴濮

蓋臣不媿也　兩層各挿一喻俞云前喻婉宕後喻激切



楚鄧吾南土也肅慎燕亳吾北土也一一不一○得妙肅慎北夷在玄菟北三千餘里○補正王氏曰史秦本紀寧公與亳戰亳王奔戎皇甫謐云西戎之國也吾何邇封之有總○一○筆有○頓邇近也○正義言我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之封疆何近之有亦其廢隊是爲爲後世廢隊兄弟之國當救濟之豈如弁髦而因以數句○夾住○上○半○即敝之呼起下半兩層一綫也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弃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正義凡加冠之禮先用緇布之冠斂括垂髦三加之後去緇布之冠不復更用故云因以敝之三加始緇布冠次皮弁次爵弁劉炫謂弁髦二物以童子垂髦爲髮彼兩髦因以敝之爲爾殺不髦皆與杜异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螭魅○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不○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故允

起用排調結用疊句文律相配而落筆處古地步極高

姓之姦居于瓜州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五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呼二句曲折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后稷修封疆殖五穀今戎得之唯以畜牧牧一音茂補正封殖封厚蕃殖之也說得親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屏可見廢墜不得二字感毀冕拔本塞原專弃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干斧鉞矣出狄所以入晉意味深伯

叔向不爲諸侯起見復我且王辭直一筆爲桓伯妙文生色也一篇有一篇主腦脫却不得



猶然則雖戎狄無所可責晉率陰戎伐周邑故云然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言文公雖霸未能改正朔易服色○伯如字又音霸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翼佐也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滅宗周宗周天子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外親之喪使趙成如周弔且致閻田與襚襚送死衣反穎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於晉賓滑周大夫晉人禮而歸之

○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

提清三句下作兩路分疏陳屬水楚相火火爲水妃妃以五而成五五而盛成則陳復盛則楚克談數如指掌而文亦脈縷極清

五年二十五年兩層分應妙在都跟火來貼陳災着解也

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陳顓頊之後故爲水屬火水妃也火畏水故爲之妃○妃一音配○補正曰天以一生水地以二生火天以三生木地以四生金天以五生土陽奇爲牡陰耦爲妃于易坎爲中男離爲中女蓋取諸此也而楚所相也相治也楚之先祝融爲高辛氏火正主治火事今火出而火陳火心星也火出於周爲五月而以四月出者以長曆推前年誤置閏逐楚而建陳也語奇倚水得妃而興陳興則楚衰故曰逐楚而建陳○正義曰逐去楚人之在陳者若穿封戌爲陳公者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妃合也五行各相妃合得五而成故五歲而陳復封爲十三年陳侯吳歸于陳傳○補正邵氏曰天一生水至地六乃成越五數矣故曰妃以五成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

道學滑稽原有兩種此篇舉動純是滑稽談論却純是道學可爲合之雙美者矣

文字是前假後奇格首提一筆晉侯飲酒樂便單在君身爲後二御失官而君弗命伏案飲工飲嬖是賓自飲是主自飲全爲飲君替代看他處處點醒君字處



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是歲歲在星紀五歲及大梁而陳復封自大梁四歲而及鶉火後四周四十八歲凡五及鶉火五十二年天數以五爲紀故五及鶉火火盛水衰○漢書五行志說曰大梁昴也金爲水宗得其宗而昌故曰五年陳將復封

○晉荀盈如齊逆女自爲逆還六月卒于戲陽魏郡內黃縣北有戲陽城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記作杜蕢請佐公使尊公之使人執尊酌酒請爲之佐許之公許之而遂酌以飲工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爲君耳將司聰也樂所以聰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爲忌日○正義解王者惡此日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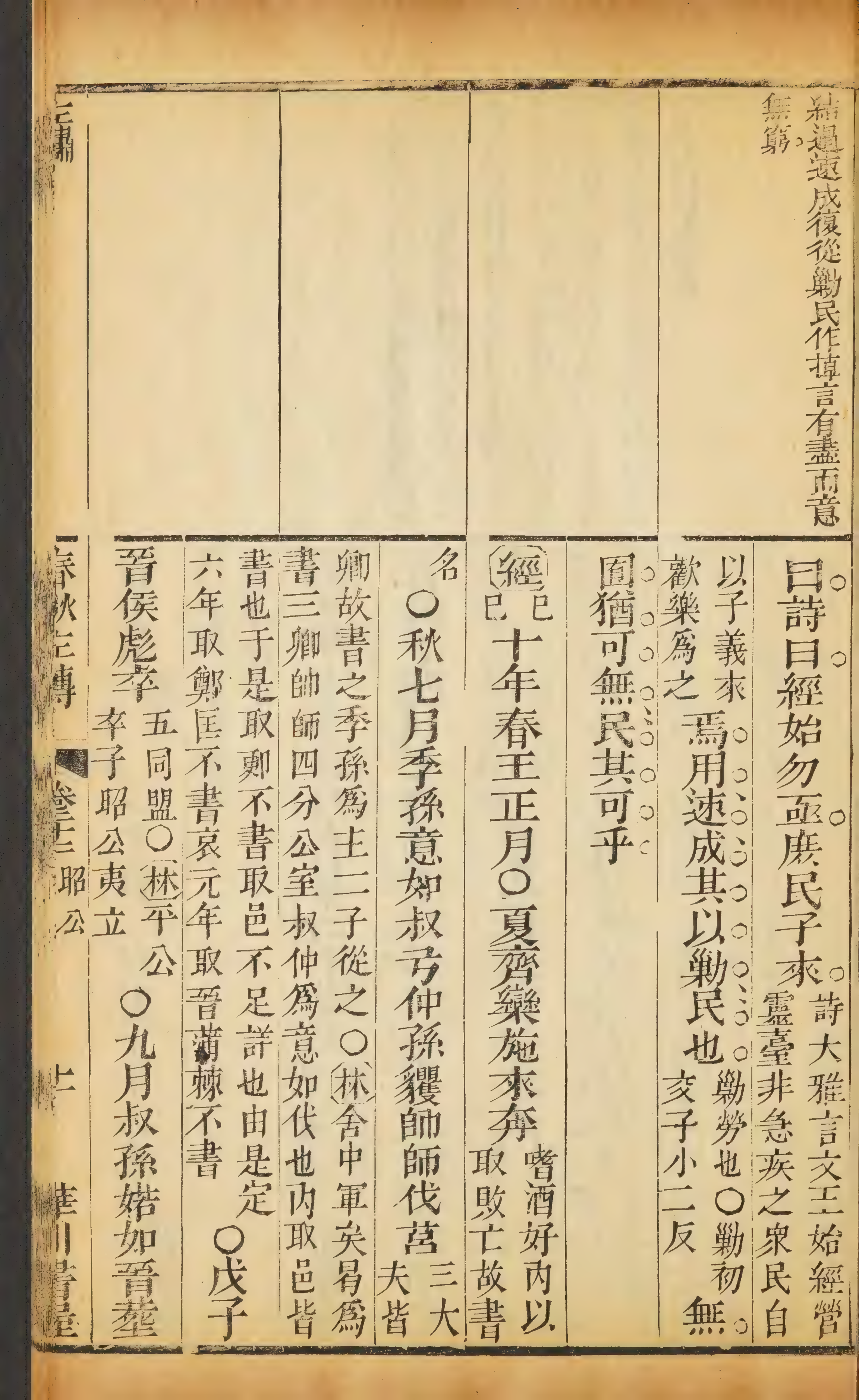
君耳君目語甚奇妙滑稽得此不俳道李得此不腐然尤妙在自飲一段從食味上發出一片至理渙裹二段奇與無比檀弓布景雖別見靈雋而說理之精終讓左氏獨步

而遂字亦自飲也可以虛字作穿敘事成一片矣

以舉、吉事君徹宴樂學入舍業不習樂○補正言爲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言痛疾過於忌日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不聞是義而作樂又飲外嬖嬖叔外都大夫之嬖者○據檀弓即李調也○補正外嬖嬖大夫職司察外事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職在外故王視服以旌禮旌表也禮以行事事政令事有其物物類也物有其容容貌也今君之容非其物也有卿佐之喪而作樂歡會故曰非其物○記稱衰麻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介冑則有不可犯之色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氣和則志充○補滋

只收公一筆與提句應
文敘此兩筆與起敘事相配章法甚完

味調和所以食人行其氣血氣　在心爲志
血平和所以悅人實其志慮　志以定言　發口爲言
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
工與嬖叔侍御君　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
者失官不聰明　全是寡恩　可見前飲酒樂
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　躒荀
盈之子知文子也佐下
軍代父也說自解說　已習于禮乎
○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
禮意久曠今修盛聘以無
忘舊好
故曰禮
○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



結過速成復從勦民作掉言有盡而意無窮

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詩大雅言文王始經營靈臺非急疾之衆民自以子義來歡樂爲之 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 勦勞也○勦初交子小二反 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經〕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嗜酒好內以取敗亡故書名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三大夫皆卿故書之季孫爲主二子從之○〔林〕舍中軍矣昬爲書三卿帥師四分公室叔仲爲意如伐也內取邑皆書也于是取鄆不書取邑不足詳也由是定六年取鄆匡不書哀元年取晉蒲𦲷不書

○戊子晉侯彪卒 五同盟○〔林〕平公卒子昭公夷立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

突提兩句以下作兩層註解歲在顓頊四句解婺女而有妖星句解星出此一層先虛說晉姻句註晉君七紀註七月逢公句註戊子將死此層方實說告邑姜句遞到下層星斯句合到上層末句總收天官家言未可猝會相其文筆固字字清而有法也

晉平公 三月而葬速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十一同盟也無冬史闕文○林平公卒子元公佐立

傳十年春王正月有星出于婺女 客星也不書非孛 鄭裨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將死今茲歲在顓頊之虛 歲歲星也顓頊之虛謂玄枵 姜氏任氏實守其地 姜齊姓任薛姓齊薛二國守玄枵之地 居其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 客星居玄枵之維首邑姜齊太公女晉唐叔之母星占婺女為既嫁之女織女為處女邑姜齊之既嫁女妖星在婺女齊得歲故知禍歸邑姜○補正傅氏曰婺女居于玄枵之維首而有妖星見焉○正義曰維者綱也玄枵次有三

此篇以陳氏爲主前叙桓子之以私惡弱姜後叙桓子之以好施圖覇中間夾人晏子兩番議論前段不過爲後段作引後文亦不過爲陳氏作地皆賓筆也末段叙事極整極變與起處錯綜手法又別通體凡四換筆意左氏大抵不變則全不變若變則段段變自出机杼不與人同生活也　首段著筆在耆酒末

宿女爲其初女是次之綱維也以將　邑姜晉之妣也死之妖告邑姜言其子孫當死也

天以七紀二十八宿四七　戊子逢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逢公將死妖星出婺女時非歲星所在故齊自當禍而以戊子日卒○補正逢公亦姜姓見國語　吾是以譏之爲晉侯彪卒傳○譏察也

○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伏酔）欒高二族皆出惠公　信內多怨（伏告）說婦人言故多怨　彊於陳鮑氏而惡之（伏伐）惡陳鮑　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伊何人）（筆有賓主）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欲及子良醉故驅告鮑文子　遂見文子文子鮑國　則亦授甲

左繡

段著筆在好施皆自成片段處傳欒施來奔事却爲陳氏始大起本欒高之逐不唯得鮑氏之助卽晏子端委虎門其不應四族之召正是暗助陳氏處不然齊爲陳氏知之已稔乃進以義本滋長之說豈非教猱塗附也哉孫執升謂平仲在齊只是中立不肯以身殉國但情事婉曲善于自覆人不之覺可爲知言

俞寧世曰始叙欒高之亡後叙陳氏之昌者酒則疏多怨則孤强于陳鮑而惡之則取禍欒高所以亡也陳氏之昌在淢欒高而盡反所爲然關要全在晏子欒高公族陳鮑異姓公族無罪而異姓滅之晏子不爲一救又勸陳氏致室以取名譽然則陳氏篡齊非晏子之罪而

矣使視二子 二子子旗子良 ○俞云明欒高之亮 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 彼傳言者○補正彼謂欒高言雖不實有此事聞我授甲必不能容我也 又云便見曲在 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 ○陳鮑 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 ○插補有力 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 ○錯矣醉語憒憒耳 欲以公自輔助 遂伐虎門 欲入公不聽故伐公門○(林)寢門畫虎故名 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 端委朝服 ○晏子慣用之著數左氏慣用之 ○文調 俞云此著晏子中立之罪 四族召之無所往 四族欒高陳鮑 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 言無善義可助 助欒高乎曰庸愈乎 罪惡不差于陳鮑○差初賣反 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

譏罪乎結曰陳氏始大罪晏子也

前云幅利此云蘊利一好一歹字意俱極新穎

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王黑齊大夫靈姑銔公旗名斷三尺不敢與君同〇銔扶眉反又音丕率所律所類二反〇補正曰斷其旂也五月庚辰戰于稷稷祀后稷之處〇稷地名六國時齊有稷下館欒高敗又敗諸莊莊六軌之道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鹿門齊城門欒施高彊來奔高彊不書非卿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與有告陳桓子句相映作兩截眼目非閒文也又云此著晏子冀惡之罪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不可強取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蘊畜也孽妖害也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莒齊邑提句桓子召子

因一事而遂及其全居然以世家目之矣

山○子山子商子周襄二十一年子尾所逐羣公子、、詳句 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 俞云盡反欒高

屨所逐沾美賣惡收拾人心 私其不 而反棘焉 棘子山故邑齊國西 略句 子商亦如

告公 安縣東有戟里亭

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對子商 變 ○子周本無邑故更與之濟 對夫

兩於陵縣西、、倒句 反子城子公公孫捷○三子八年子旗所逐 而皆益

北有于亭 于、變 總 應私具

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 桓子以巳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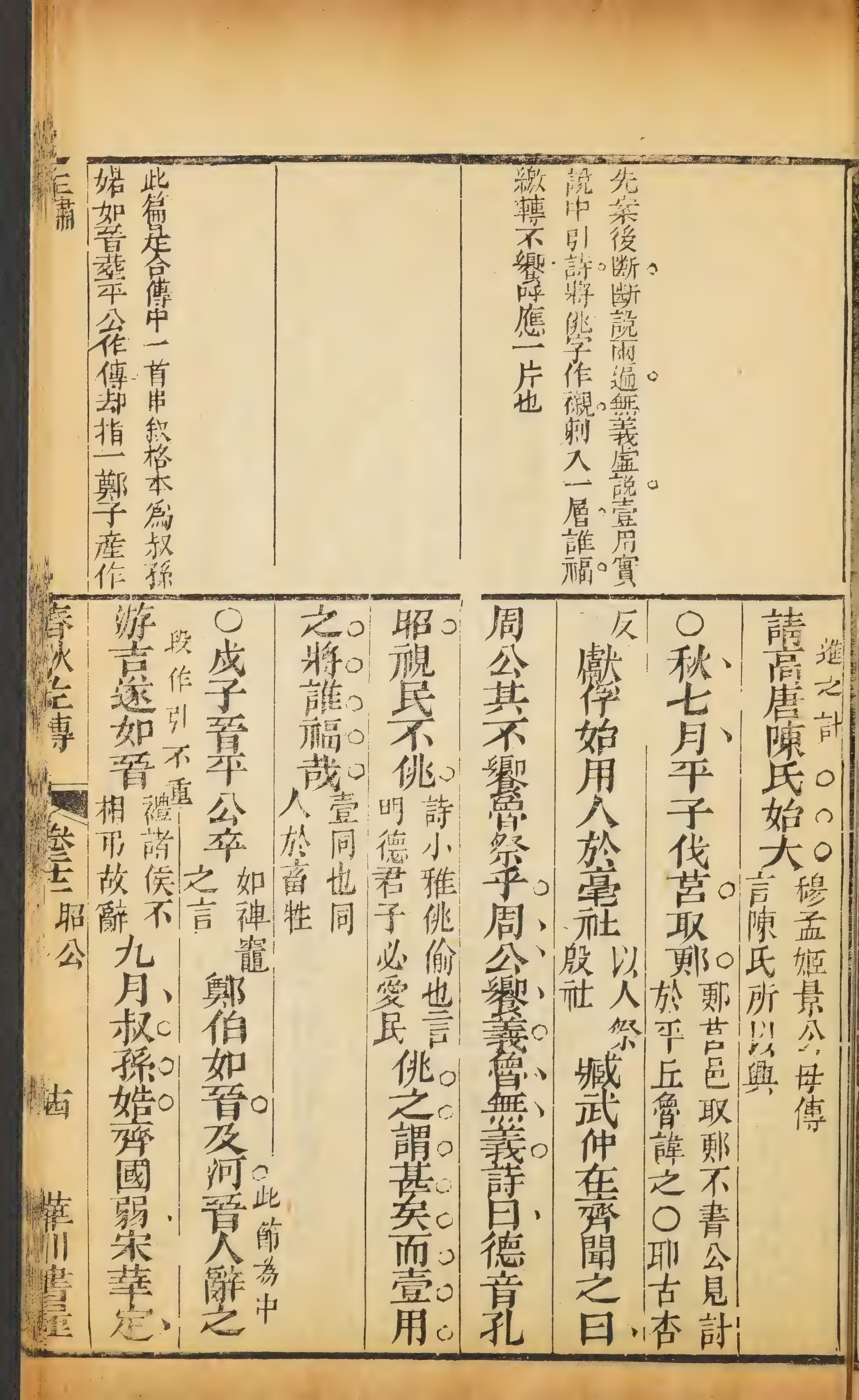
推廣 ○、、對分邑○ ○一面做○一面說○心事畢○ 邑分之

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

露

詩大雅言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天下行之周徧○載詩作哉鄭云始也 ○○○○○ 桓公是以霸齊桓

公亦能施以致霸 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 ○○讓不只一以退為愛 穆孟姬為之





先案後斷斷說兩遍無義虛說壹用實說中引詩將俾字作覗刺入一層誰禍繳轉不饗呼應一片也

此篇是合傳中一首串敘格本爲叔孫婼如晉甚平公作傳却指一鄭子產作

進之計○○○穆孟姬景公母傳請高唐陳氏始大言陳氏所以興○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郠莒邑取郠不書公見討於平丘魯諱之○郠古杏反獻俘始用人於亳社以人祭殷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詩小雅佻偷也言明德君子必愛民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壹同也同人於畜牲○戊子晉平公卒如禆竈之言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此節為中段作引不重游吉遂如晉禮諸侯不相弔故辭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

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經不書諸侯大夫者非盟會　鄭子皮將以幣行○見新君之贄　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用車百乘　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也行用　不行必盡用之○補正傅氏曰用車百乘則徒千人人衆則費廣將不能行必盡相以給之　幾千人而國不亡○言千人之費不可數○幾音紀數所角反○言千人之費而國不亡者有幾　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　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

陪起

叔向語已在子產料中與昭子

詞異而意同也

左繡

陪子皮將用幣百兩子產極論其不行諸大夫欲因見新君昭子直指其非禮本是開說然用幣只為見君叔向以嘉服喪服反復詰難非禮之言驗而盡用之料亦存乎其中矣子皮歸語子羽何句嘆子產便已暗暗嘆昭子都是寫一邊而兩邊皆透之法于串叙為極簡極閒也末段另叙昭子論人有識與上事不屬然弃德曠宗之評與縱欲不克之真理自相通詩書兩証又恰相配領句緊從至自晉穿落來脈不脫賓主串叙而側重作收固合傳體之變而不失其止者矣

昭子爲主于見新君知只非禮也三字盡叔向一井道理即藏此三字中矣虛實互用妙絕

矣送葬禮畢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既葬未卒哭故猶服斬衰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一筆結昭子一筆接子產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言不患不知患不能行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言已由子產之戒既知其不可而遂行之是我之不足○補正言非知之難而行之難夫子知之以告我而我不能行此我之不足也書曰欲敗度縱敗禮逸書○商書太甲篇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欲因喪以慶新君故縱而行之不能自勝仍轉歸昭子○昭子至自晉大夫皆

唐錫周曰叔向語語是子產叔孫兩人意中所有前竟含蓄不露却於叔向口中盡情說出前輝後映絕妙文心

見高彊見而退高彊子尾子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在公宮被疾輦而歸君親推之推其車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補正言不可不慎喪夫人之力弃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夫人謂子尾曠空也補正使其宗廟曠而不祀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詩小雅言禍亂不在他正當己身以喻高彊身自取此禍

為千古小人以君爲餌者寫生亦爲千古見餌于小人者寫生也○○聽可畏哉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元公平公大子佐也矣及喪○柳熾炭于位以溫地○將至則去之○使公坐其處比葬○又有寵○言元公好惡無常

經庚午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蔡侯雖弒父而立楚子誘而殺之刑其羣士蔡大夫深怨故以楚子名告楚公子弃疾帥師圍蔡○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昭公母胡女歸姓○大蒐于比蒲○比音毗○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祲祥地闕○祲子鴆七林二反○秋季

此篇傳楚殺般圍蔡事以楚爲主首段
論蔡凶而即并楚凶對說後段論楚克

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
曹人杞人于厥憖厥憖地闕○憖魚靳五巾二反又五轄反○九月己亥
葬我小君齊歸齊謚○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
蔡世子有以歸用之用之殺以祭山○正義曰以既死矣猶稱世子者君死而國被
圍未暇以禮即位故國以世子告

傳十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嫌以聘事行故傳具
之
○景王問於萇弘曰今茲諸侯何實吉何實凶萇弘周大

而極言克之不終益爲乾谿起本也通篇以天字作骨凡四點天字首二天字搃說中二天字一貼蔡一貼楚前合後分呼應成章末天字乃單收楚楚主也首以數言中以理言末以物喻人以數喻理掉尾獨別

殺般圍蔡分兩截讀景王問萇弘韓宣問叔向兩句對起然殺般則先議後叙圍蔡則先提後叙合之爲以議包叙格首尾兩天字皆側在楚一邊中二天字亦以蔡陪楚不作平分看爲得

試父者弗過豕韋弑君者歲及大梁天數即是天理

夫○萇直良反對曰蔡凶此蔡侯般弑其君之歲也歲在豕韋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歲在豕韋至今十三歲歲復在豕韋般即靈侯也弗過此矣言蔡凶不過此年楚將有之然壅也楚無德而享大利所以壅積其惡○補正壅如以上壅水積之多而後決之驟也歲及大梁蔡復楚凶天之道也楚靈三弑立之歲歲在大梁到昭十三年歲復在大梁美惡周必復故知楚凶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蔡近楚之大國故楚常恨其不服順○感戶暗反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

天奪其鹿

不信

不信以幸虛提一筆以下將近事一陪再將古人一証末又借五材一譬詞意極整肅而贍也

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亟暴刑其士七十人傳言楚子無道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罪於其君謂弒父而立而不能其民不能施德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借楚手以討蔡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事在八年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桀克有緡以喪其國紂克東夷而隕其身紂為黎之蒐東

兩事連叙便爾可怪

夷叛之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故伐而克之●正

楚

義曰桀奔南巢故云丧國紂縣太白故云隕身

小位下而亟暴於二王能無咎乎天之假助不善非

祚之也厚其凶惡而降之罰也且譬之如天其有五

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金木水火

土五者爲物用久則必有敝盡盡則弃捐故言無拯

拯猶救助也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補正卻氏

曰出溺爲拯凡溺皆難爲力而沒者爲

甚不可沒振申無拯之意而極言之

○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

○孟僖子會邾莊公盟于祲祥修好禮也蒐非存亡之由故臨

因盟禱祥而叔一鎖事須看前段二一安頓後段一一收拾不漏不支絶有筆法

傳厥慭之會趣結以晉不能救蔡爲主中間却從晉之不能轉出蔡之不救又從蔡之不救并論楚之有咎是一肯綮生下文字



喪不宜爲之盟會以安社稷故喪盟謂之禮　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泉丘魯邑遂奔僖子其僚從之鄰女爲僚友者隨而奔僖子盟于淸丘之社曰有子無相弃也共盟二女自僖子使助薳氏之簉簉副倅也薳氏之女爲僖子副妾別居在外故僖子納泉丘人女令副助之○簉初又反倅七對反　反自祲祥宿于薳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其僚無子使字敬叔字養也似雙生

句對則錬　句倒則變

○楚師在蔡向四月之師　晉荀吳謂韓宣子曰不能救陳又不能救蔡物以無親物事也○正義言事事如此故無人肯親我晉國○補正

語語曲透與萇弘英雄所見略同

蔡小楚大並提天將弃蔡不順而壅楚盈罰已注重不德能守者鮮一面束上三年有咎一面轉下圓轉如珠走盤　不順之不守先註後煞不德之有咎先提後註只一倒換法

敘只四字極簡而斷語極詳一反一正作兩截洗發每截又各用三層層層對

物只作人字解

晉之不能亦可知也已為盟主而不恤亡國將焉用之秋會于厥慭謀救蔡也不書救蔡不果救鄭子皮將行子產曰行不遠不能救蔡也指厥慭而言林註不能遠到欠明蔡小而不順楚大而不德天將弃蔡以壅楚盈而罰之句曲而勁反以惡壅楚盈楚驕蔡必亡奇絕蔡必亡矣且喪君而能守者鮮矣三年王其有咎乎美惡周必復王惡周矣元年楚子弒君而立歲在大梁後二年十三歲歲星周復於大梁

晉人使狐父請蔡于楚弗許耶復爾耳——應晉之不能結狐父晉大夫

單子會韓宣子于戚單子單成公視下言徐林其視過下揣揣然

寫起用單句虛冒末各以單句對煞篇法參差中極整齊也　失則有闕四字作上下轉棙絕佳

寫低聲緩步入刻酷不道不昭應上不去不從又串一層末以無守氣結出將死兩矢字直傳太息之神

其言太徐奄奄然　叔向曰單子其將死乎朝有著定著定朝內列位常處謂之表著○著張慮治居二反●正義言佇立定處會有表野會設表以為位●正義禮諸侯建旂以為表也衣有襘帶有結襘領會結帶結也○襘古外反說文帶所結也會朝之言必聞于表著之位所以昭事序也視不過結襘之中所以道容貌也言以命之容貌以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為王官伯而命事於會視不登帶言不過步貌不道容而言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句遍不板）貌正曰共言順曰從無守氣矣為此年冬單子卒起本（林）無守氣神氣不守其體也

此篇一案兩斷史趙斷其不思親叔向斷其不顧親兩兩相對又必爲魯郊有呼無應晉子下段殆其失國作收繳合兩斷爲一也妙甚

一意作三層說第一層由賓入主第二層賓主不對第三層賓主串遞歸重本節語整而變能無卑乎已結本段殆其失國又結上段章法最完

故哀習氣未除

○九月葬齊歸公不慼晉士之送葬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爲魯郊言昭公必出在郊野不能有國侍者曰何故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姓生也言不思親則不爲祖考所歸佑叔向曰魯公室其卑乎君有大喪國不廢蒐謂蒐比蒲有三年之喪而無一日之慼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忌畏君無慼容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殆其失國

切語不在多

遞說歸重君以與起應也

○爲二十五年公孫於齊傳

○冬十一月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蔡靈公之太子蔡侯

此篇竟是兩扇格提筆便立一篇之案下兩開分項一順一倒上對下排整多于散最是工麗文字　上對句句賓主下排三賓一主整中有變也又看兩事分說而意則一串末兩大雖應大城實隋對上五大大字見弃疾在蔡必有末大尾大之患上截虛歇胥于下截揭破此左氏擅場之法　前兩城字後兩大字即兩扇用羅紋之法法無不㓜自左氏者



盧之父　申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五牲牛羊豕犬雞　王必悔之。悔為暴虐

○十二月單成公卒。終叔向之言

○楚子城陳蔡不羹。襄城縣東南有不羹城定陵西北有不羹亭○羹音郎漢書作更字（按）陳蔡皆為楚縣二不羹皆楚要地楚靈始為城●正義曰古者羹臛之字音亦為郎故魯頌閟宮楚辭招魂與史游急就篇羹與房漿糠為韻但近人獨以此地名為郎音耳　使弃疾為蔡公。王問於申無宇曰。弃疾在蔡何如。（順項第一層）對曰。擇子莫如（賓）父。擇臣莫如君。（主）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主）（兩城字已包）

君所知也正對君其少戒却是倒對臣開二字益兩截都以賓事對實事成語對成語而實事以四對兩却以短對長仍自勻稱成語前用順頌後用倒煞則畧作變化否則板板到底矣麗密之文須玩其疏宕處乃得

得下股在

立子元鄭公子莊公寘子元於櫟桓十五年厲公因之以殺櫟大夫檀伯遂居櫟卒使昭公不安位而見殺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賓城穀在莊三十二年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賓實上古金木水火土謂之五官玄鳥氏丹鳥氏亦有五又以五鳩鳩民五雉爲五工正益立官之本也末世隨事施職是以官無常數今無字稱習古言故云五大也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賈逵云五大謂大子母弟貴寵公子公孫累世正卿鄭衆云如晉申生居曲沃鄭叔段居京弃疾在蔡無知食渠丘及衛寗殖居蒲孫氏居戚是也五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親間舊小加大也實親不在外羇不在賓內今弃疾在外鄭丹在內襄十九年丹奔楚俞云此二句以君其少戒王曰

君所知也妙甚可謂即以其人之道還告其人之身矣

孫執升曰貞觀之制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大僅當關中之半故內足以制外而勢不至於外重自停上下魚書而六軍宿衛皆市人於是外兵强盛而藩鎮遂為唐室禍末大之戒誠千古格言然王者立國大小相維綱目並用以固本而寧邦形勢非所恃也故又曰在德不在險

勢言下二句以情言　倒項第一層　一事兩用

國有大城何加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曼伯檀伯也厲公得櫟又并京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渠丘今齊國西安縣也齊大夫雍廩邑衛蒲戚實出獻公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出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折其本尾大不掉君所知也為十三年陳蔡作亂傳○掉徒弔反○正義曰末大必折以樹木喻尾大不掉以畜獸喻

巳結國字下乃併前大字而總斷之

經辛未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三年燕伯出奔齊高偃高傒玄孫齊大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縣不言于燕未得國都○林於是齊景公有志

于復霸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五同盟○[林]簡公卒子定公寧立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定華椒孫　○公如晉至河乃復晉人以莒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三月而葬速　○楚殺其大夫成熊傳在葬簡公上經從赴　○秋七月○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書名謀亂故也○慭魚覲反一讀爲整　○楚子伐徐不書圍以乾谿師告　○晉伐鮮虞

不書將帥史闕文○[林]狄晉也晉主諸夏之盟春秋之狄秦以晉故也狄鄭亦以晉故則其狄晉何晉之君卿無中國之志也於是楚方橫行中原而晉獨從事于伐鮮虞雖吳入郢於越入吳晉猶圍鮮虞也於是狄晉以其無復中國之志也

此兩案一斷格。將爲葬除。摠提子産知禮。摠結中幅對敘兩事首段却從子大叔一邊布置而來似爲太叔權術所動不知此正太叔淺之爲丈夫處妙在上段却不說明留于下段對照自見此反映法于對寫不板不複矣不忍廟也本子産意中語實放除徒分中只以既如是三字虛寫子産實獲我心光景又廟之將毀不言其故看司墓一段則併前事可知此等皆反映筆法寫一邊而兩邊都徹着其巧妙直非世人所留意也

傳十二年春齊高偃納北燕伯欵于唐因其衆也 因唐衆欲納之故得先入唐

○三月鄭簡公卒將爲葬除 句提 除葬道 及游氏之廟 游氏子大叔族 將毀焉子大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 用毀廟具 曰子産過女而問何故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諾將毀矣 者之辭 ○教毀廟既如是子産乃使辟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 ○簡公別營墓地不在鄭先公舊墓故道有臨時迂直也司墓之室鄭之掌公墓大夫徒屬之家○周禮墓大夫下大夫二人中士八人掌凡邦墓之地域爲之圖令民族葬此則掌公墓大夫也 毀

將以效顰籌先輩耶一經批點便覺日
定口呆可笑殊甚

之則朝而堋○堋下棺○朝如字堋北鄧反贈二反禮家作窆彼驗反弗毀則日
中而堋子大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不欲久留賓
不知盡得此筆愈見上文之徒而子產之不忍固不待諷而自辭者耳○只一語而情理透徹之矣
子產曰諸侯之賓能來會吾喪豈憚日中無損於賓
而民不害何故不爲遂弗毀日中而葬君子謂子產
一句結○一句總斷
於是乎知禮禮無毀人以自成也
取不毀字
○夏宋華定來聘通嗣君也○宋元公新卽位公享之爲賦蓼
蕭弗知又不答賦蓼蕭詩小雅義取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樂與華定燕語也又曰
既見君子爲龍爲光欲以寵光賓也又曰宜兄宜弟
令德壽凱言賓有令德可以壽樂也又曰和鸞雝雝

即將詩作評斷妙在逐章數說以見有許多文義而一件不懂爲可憐也而文筆遂極盤旋可喜排四句極重掉四字又極輕使人作十日思矣

杜註傳言晉之衰晉衰却在齊弱晉上見得以齊侯宴起以齊侯出結中以齊君弱吾君句承上起下作用權寫得雅歌投壺與授王吹律同一吉凶先見事



萬福攸同言欲與賓同福祿也○正義曰享宴之禮自有常樂今特云爲賦者乃特命樂人以示意所以嘗試之也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懷思也寵光之不宣宣揚也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爲二十年華定出奔傳○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晉昭公新立○公如晉亦欲朝嗣君至河乃復取鄭之役在十年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公子憖遂如晉憖魯大夫如晉不書還不復命而奔故史不書於策○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簡公未葬○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

韻而文特奇　起二行暗爲吾固師諸侯矣伏筆分作三節者非

宴享賦詩贈荅極風雅事然亦數見不鮮此忽從投壺另換一番風趣世事變而文因之了語危語習字令爾汝歌都從此脫去左傳爲百世師益往往而是矣俞云合澠池鴻門兩篇之勝然彼武怒此藴藉固當不同

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鄭偏于楚以固事晉不得已而朝新君于情可許至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辭享斯合于禮矣●按禮也兼善晉鄭補正說同

晉人許之禮也○善晉不奪孝子之情

○俞云○語似儀禮○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穆子荀吳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淮水名坻山名○坻直疑反○正義曰古韻綏淮坻本叶劉炫以爲淮作濰濰齊地水名穆子晉人何意舉齊水乎又劉以坻爲水中高地山無名坻者以坻之小地對淮之大水已自不倫况楚子觀兵于坻箕之山又未始無山名也

齊景于此頗能

寡君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澠有肉如陵澠水出齊國臨淄縣北入時水陵大阜也○中丁仲反下同澠音蠅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代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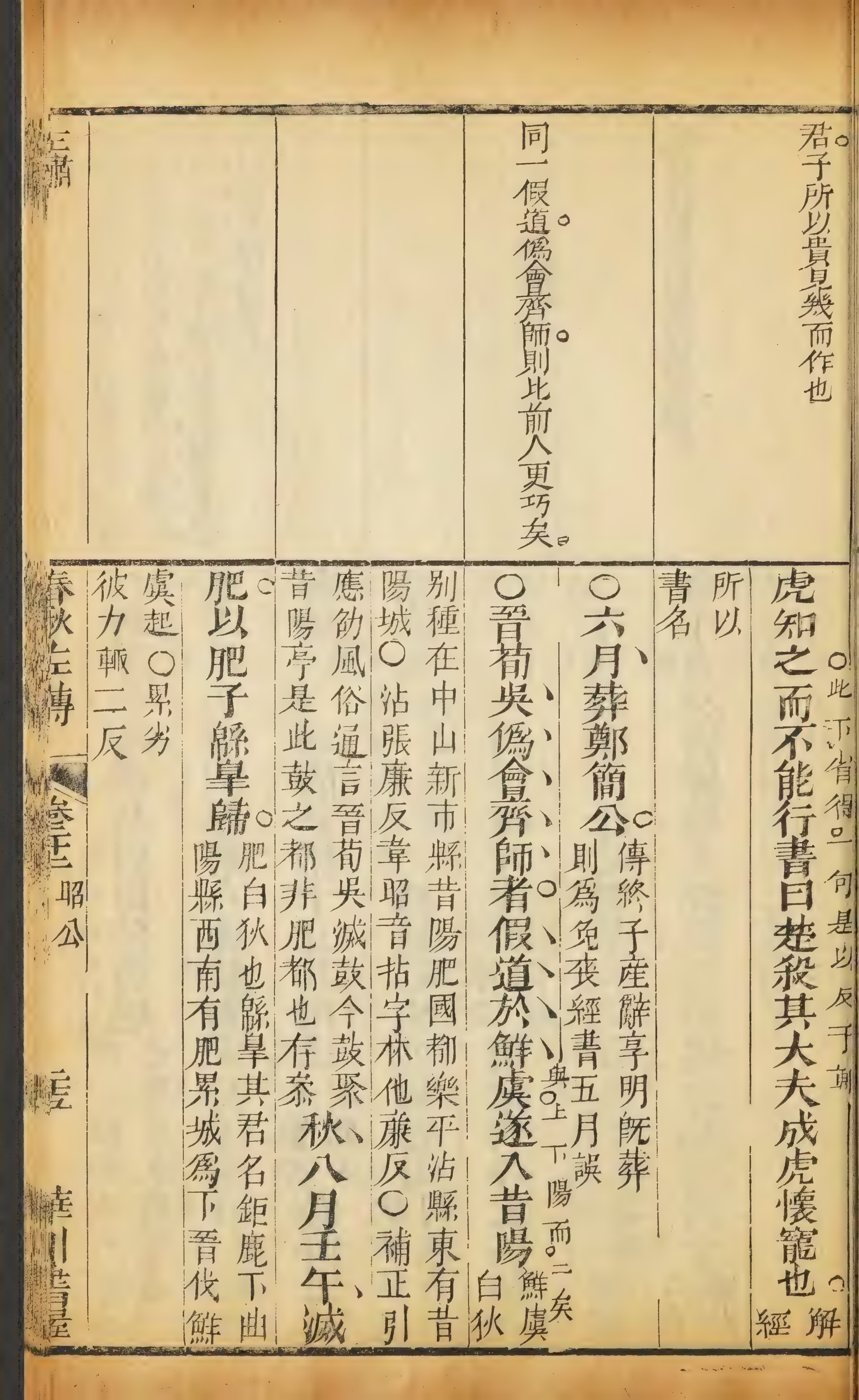
後半三人詞皆雋逸須識其與上半氣韻融洽處　三人以穆子爲主末添公孫傁與伯瑕作對結局最勻

卽席賦詩亦復費心勞力耶



也　亦中之伯瑕謂穆子伯瑕士文伯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儁也言投壺中不足爲儁異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興是弱之欲與晉君代興穆子曰吾軍帥彊禦卒乘競勸今猶古也齊將何事言晉德不衰於古齊不事晉晉將無所事○補正言晉强不非于昔齊何能爲　公孫傁趨進曰日旰君勤可以出矣以傁露一○輕肆意況齊侯出傁齊大夫傳言晉之衰○傁素口所流二反旰古旦反

○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鬬氏同出於若敖宣四年鬬椒作亂今楚子信譖而託討若敖之餘　或譖成虎於楚子成



○君子所以貴見幾而作也

同一假道僞會齊師則此前人更巧矣○

○此下省得二句是以反子韻

虎知之而不能行書曰楚殺其大夫成虎懷寵也○解經所以書名

○六月葬鄭簡公○傳終子産辭享明既葬則爲免喪經書五月誤

○晉荀吳僞會齊師者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與上下陽而二矣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沾張廉反韋昭音拈字林他廉反○補正引應劭風俗通言晉荀吳滅鼓今鼓聚昔陽亭是此鼓之都非肥都也存參

秋八月壬午滅肥以肥子緜皐歸○肥白狄也緜皐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爲下晉伐鮮虞起○累劣彼力輒二反

此類叙體一是虐民而爲民所逐一是去族而爲族所誅皆倫事而已意不在文然半幅中寫千餘人而不覺其累墜可以知其筆之潔已

覘杜註自知兩事分節之非

○周原伯絞虐其輿臣使曹逃　原伯絞周大夫原公也輿衆也曹羣也

冬十月壬申朔原輿人逐絞而立公子跪尋　跪尋絞弟

絞奔郊　郊周地

○甘簡公無子立其弟過　甘簡公周卿士

過將去成景之族　成公景公皆過之先君

○成景之族賂劉獻公　欲使殺過劉獻公亦周卿士劉定公子

丙申殺甘悼公　悼公即過

而立成公之孫鰌　鰌平公

丁酉殺獻大子之傅庾皮之子過　過劉獻公大子之傅

殺瑕辛于市及宮嬖綽王孫沒劉州鳩陰忌老陽子　六子周大夫及庾過皆甘悼公之黨傳言周衰原甘二族所以遂微

此篇以南蒯之叛爲主起手叙三人共謀季氏慭貪位小懼罪各有其故而皆以南蒯領頭中幅重叙南蒯之叛而慭事補叙于前小事帶叙于後賓主分明輕重有法

通體作兩截讀前半叙謀後半叙事中以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一句束上領下爲一篇轉捩章法錯綜而條理秩然也　抱照小先慭後分叙慭起小結都以南蒯居中作主細甚密甚

兩賓之中謂子仲詳語叔仲略而叙昭子事則畧者反詳又恐太詳不稱便于子仲如晉奔齊詳叙于前而叔仲略帶于後輕重適均矣　詳叙子仲奔齊又照經還傳處

○季平子立而不禮於南蒯（蒯南遺之子季氏費邑宰）南蒯謂子仲（子仲公子慭）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室季氏家財）子更其位（更代也）我以費爲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仲穆子且告之故（穆子叔仲帶之子叔仲小也語以欲出季氏以不見禮故）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爲卿（悼子季武子之子平子父也傳言叔孫之見命乃在平子爲卿之前○正義曰悼子之卒不書于經則是未爲卿也其卒當在武子之前平子以孫繼祖武子卒後卽平子立也）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十年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爲三命）叔仲子欲構二家（欲構使相憎）謂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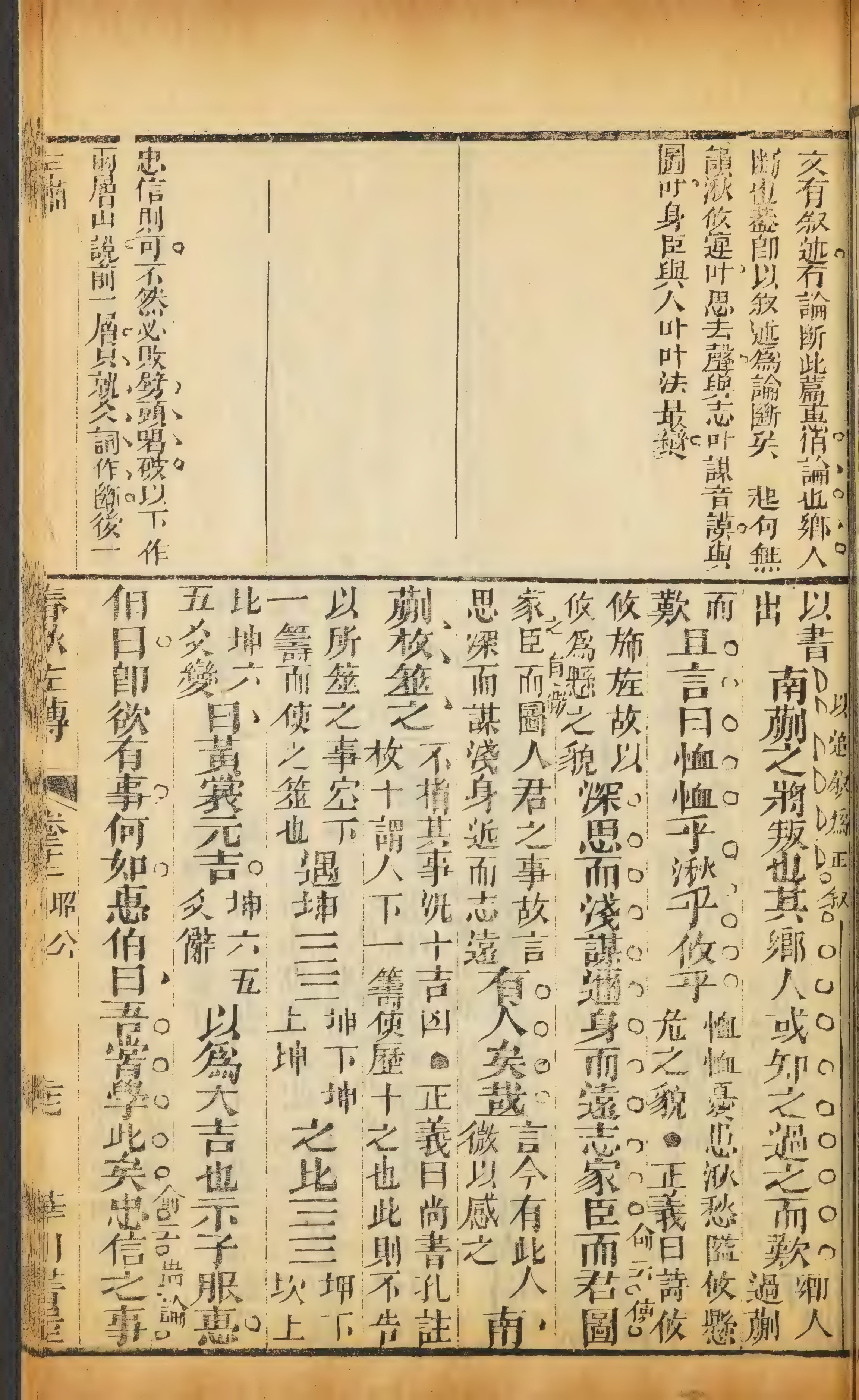
之絕

凡賓位人多事多者須將輕筆零星安頓然後抽出重筆整片寫主人則事有條理而文亦精神如此篇前半零敘多人後半整片寫南蒯是也但整片後截然便住又嫌前太促後太寬文勢一往不返特留一事帶敘于末令首尾映發有情譬滂沱已過猶聞空堦滴瀝爛縵之餘猶見繽紛點綴竹籬也妙矣哉

整片中又須有錯綜若將鄉人一嘆一歌併作一處了無生動之趣今將枚筮一沓議論夾敘于中便令首尾回互若斷若連絕妙間架

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言昭子受三命自踰其先人）平子曰然故使昭子（使昭子自貶黜）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適立庶故婼也及此（禍在四年）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言因亂討已不敢辭）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著位次）昭子朝而命吏曰婼將與季氏訟書辭無頗（頗偏也○頗普何反）季孫懼而歸罪於叔仲子故叔仲小南蒯公子慭謀季氏慭告公而遂從公如晉（慭子仲）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聞亂逃介而先（介副使也）及郊聞費叛遂奔齊（言及郊解經所

先點一筆冷後另提重發有節奏





文有敘述有論斷此篇專借論也鄉人斷也甚即以敘述為論斷矣　起句無韻湫攸並叶思去聲與志叶謀音謨與圖叶身臣與人叶叶法最變

忠信則可不然必敗劈頭喝破以下作兩層出說前一層只就爻詞作斷後一

以書出而歎

以追敘為正敘

南蒯之將叛也其鄉人或知之過之而歎鄉人過蒯且言曰恤恤乎湫乎攸乎恤恤憂患湫愁隘攸懸危之貌●正義曰詩攸攸旆旌故以攸為懸之貌深思而淺謀邇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命言傳忠思深而謀淺身近而志遠家臣而圖人君之事故言之自歎有人矣哉言今有此人微以感之南蒯枚筮之不指其事汎卜吉凶●正義曰尚書孔註枚卜謂人下一籌使歷十之也此則不告以所筮之事空下一籌而使之筮也遇坤䷁坤下坤上之比䷇坤下坎上比坤六五爻變曰黃裳元吉坤六五爻辭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命言尚論

居卄論其筮之非使南蒯藏頭露尾使備無絲毫躲閃快甚

則可不然必敗外彊內溫忠也坎險故彊坤順故溫彊而能溫所以爲忠和以率貞信也水和而土安正和正信之本也故曰黃裳元吉●補正曰人臣剛以禦外順以事主斯謂之忠秉堅貞之節而和以率之斯謂之信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爲忠不相違也率事以信爲共率猶行也供養三德爲善三德謂正直剛克柔克也●補正傅氏曰三德忠信共也非此三者弗當非忠信善不當此卦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夫易如字或丁濵反

一嘆一歌都用虛語相映成趣。前語
猶泛言有人。此則直言非吾黨之士。益
其事漸露。故其諷益深。家臣身圖前已
道彼故。後只以去從決之。暗暗相承說
下。非前切而後反寬也。句句叶與前
隔句韻殊別。一小處無不變者。
二人共謀。愬告公。蒯叛費。小獨無事事
已見于欲構二子句也。佛縮法妙。

猶此易謂黃裳元吉之卦問其何事欲令從下之備
●正義言此黃裳元吉之易唯可以占忠信之事不
可以占危險之事●按此則大概說言凡易皆不可
以占陰險之事蓋因其枚筮而知其有不可明言者
故微探之　中美能黃上美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　參美盡備
吉可如筮　只叫他自忖　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有闕謂隱披　不參成　將適費飲鄉人
酒。家還適費　南蒯自其鄉人或歌之曰我有圃生之杞乎　言南蒯在
費欲爲亂如杞生于園圃非宜也杞世所謂枸杞也　從我者子乎　命云使之自愴　子男子之通稱言從已可
不失今之尊　去我者鄙乎倍其鄰者恥乎　鄰猶親也　已乎已乎
非吾黨之士乎　已乎已乎言自遂不改服虔以已爲決絕之詞●　平子欲使

左繡

前後獨出色寫昭子乃乙傳中特表甲事之法觀諺所云君子落得爲君子而小人之枉做小人也益明　南氏父子濟惡叔孫父子濟美激射親切此史家插叙之妙也

此篇只兩柭文字前半用縱後半用擒起手數行爲後車轍馬跡寫照雨雪執鞭云云爲王皮金玉作反映與剔與田三段都爲鼎心醉飽立案前則步步伏後則步步應絕妙章法全在中間一斷頓挫生姿若一連寫去尚嫌直而少致矣

通篇生情處總以出入二字爲眼目

阻華云讀者細看前番出時如何身分再看末後入時如何光景優悟作者特

昭子逐叔仲小。小欲以自解說　小聞之不敢朝。昭子命吏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爲怨府言不能爲季氏逐小生怨禍之聚爲明年叔弓圍費傳

筆筆都傳出僭汰神理。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潁水之尾在下蔡西。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兵威盛。五子楚大大徐吳與國故圍之以偪吳○囂五刀許驕二反　楚子次于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以爲之援。雨雪。王皮冠扤飾極後。秦復陶秦所遺羽衣也○復服祗二音翠被以翠羽飾被豹舄以豹皮爲履執鞭以出執鞭以教令舄音扎在北。僕析父從楚大

地面當對寫之妙可爲知言一中間一入一出亦上下轉關情景生動處

三問三荅問者滿腔拉雜荅者隨口風雲舉袖之極筆也

首段妙于極詳次段妙于極簡句句是予却句句是奪末段又妙于倒說分明尾大不掉醉飽者彼昏不知耳

夫　按劉炫連下文以爲二人同時見王者非　右尹子革夕　子革鄭丹夕莫見　王見之去冠被舍鞭　敬大臣　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　楚始封君　與呂伋　齊大公之子丁公　王孫牟　衛康叔子康伯　燮父　晉康叔之子　禽父　周公子伯禽　並事康王　康王成王子　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四国齊晉魯衛分珍寶之器　魯語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三国分見定四年傳齊之所得則無以言之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　在新城沶鄉縣南　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

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 桃弧棘矢以禦不祥言楚在山林少所出有 齊王舅也 成王母齊太公女 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 一發可笑 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 陸終氏生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謂昆吾爲伯父昆吾嘗居許地故曰舊許是宅 忽忽鄭 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 林云君答鄭分疏一語便呆 忽忽諸侯 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 妙語如生

左氏慣作橫岡斷嶺蜂腰鶴膝躰格若此處正于花園館簇時忽然一閃變作水冷雪淡境界極起伏頓挫之奇

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 四國陳蔡二不羮○前城陳蔡不羮註明有二不羮劉炫據國語作三城且謂古四積二爲三三乃三字之訛正義已駁之補正李雲霑引賈誼新書范蠡問范無宇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羮正合四國之數存參 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唐云橫風吹斷橫絕又云無意逗 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爲鏚柲 鏚斧也柲柄也破圭玉以飾斧柄○柲音秘 敢請命 請制度之命 出一件極後來事恰與畢豫豹易相映少 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 林云一以聲喻一以刃喻皆机鋒語 若之何 如響應聲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 厲以斬王之淫慝 以巳喻鋒亦砍白摩 喜其滿白廣爲永也此 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

以前都作寬縱之筆此處便一手撿定鬆便極鬆緊便極緊鬆以養局緊以鍊局而前路之鬆都爲後來緊處蓄勢極意結構之文



何相楚史名（人物得意手先寫了一制）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皆古書名索所白反本又作素正義曰尚書孔註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常道也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周禮鄭註以墳典三皇五帝之書賈逵以爲三王五帝之書八索八王之法九丘亡國之戒張平子以三墳爲三禮禮爾雅墳大防也禮爲人防八索八識之刑九丘周禮之九刑索丘皆空也言空設之馬融說三墳三氣陰陽始生天地人之氣五典五行也諸家各以意言無正驗故杜但云古書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穆王肆極也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

凡論斷文字易得板重難得空靈此文前段議論筆筆用翻跌後半議論又輕輕借證全不犯手結處一斷又純用反掉通篇竟無一筆正寫實寫眞覺滿紙精神飛舞只如天花亂墜繽紛却半點粘弄不得异樣空靈文字也

林西仲曰楚靈頻年用兵總是投鼠詬天後心未皆孚葦料是正言不入只得以將順爲匡救及論左史倚相起口把古詩莊誦一遍意謂周亦可求田亦可求諸侯亦可使畏但恐民力既竭禍起蕭墻無人領受耳靈王既悟使即時渙罪已之言振旅歸國修德卹民猶可免豈粲之僨然此副後心蓄之已久非大有得力者必不能一刀兩段楚靈豈能及此宜其不免耳

林云二三心字是一篇眼目

招之詩以止王心謀父周卿士祈父周司馬世掌甲兵之職招其名祭公方諫遊行故指司馬官而言此詩逸○招常遙反又音昭●賈云祈求也昭明也言求明德也馬融以圻爲王圻千里王者遊戲不過圻内昭明也言千里之内足明德王是以獲沒於祇宮不見篡弑○祇支祁二音●馬融云圻内遊觀之宮臣問補正按竹書紀年穆王元年作祈宮于南鄭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愔愔安和貌式用也昭明也○愔一心反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言國之用民當隨其力任如金冶之器隨器而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而無醉飽之心

左繡

俞寧世曰凡物最忌盈滿秦苻堅唐莊宗都在滿中失脚通篇極寫楚子之滿醉飽二字正是點清滿字也

孫執升曰此傳之妙不可言盡三問三答有心者語語含蓄後法者一味誇張兩路寫來各有神吻一妙也答鄭田處只用周不愛鼎鄭敢愛田二句詳略互見借上作勢二妙也問答之際忽用工尹路請命剝圭以爲鏚柲戳住若無意若有意三妙也于王入時插析父與子革私相問答一段四妙也王出復語不詳其語揷入左史倚相趨過五妙也因王之贊左史而揷入周穆王事謂其不知祈父之詩其尊之有無左史亦不置辨惟以啓王之問六妙也其尤妙而人易忽之者在起處叙事數行形容得多

醉飽過盈之心● 正義曰設言以戒司馬美其志性安和女當用此職掌以明我王之德音思使我王之德度用如金然用如玉然使之堅重可寶若用民力當隨其所能而制其形模不可有盈溢之心此借司馬以諷諫王也● 按補正蘇氏謂以民力從王事當如飲食適于飢飽之度而已若必至于醉飽則民不堪命朱子又謂近看貞觀政要及家語皆作刑民字刑傷也言傷民之力以爲養而無饜足之心如此恐與上四句不貫刑民上須更加一毋字乃得從舊註可也　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　深慼子革之言　不能自克以及於難　克勝也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王云揖仲尼之言作結另尋去徑不由故道來不知其所起去不知其所归乃起結之善耳

少戚靈氣消多少從容華采原來禍不旋踵會得此旨觀人行文無遺義矣

○晉伐鮮虞因肥之役也○肥役在此年

左繡

錢塘 馮李驊天閑
定海 陸 浩大瀛 評輯

同學 錢塘范允斌右文
仁和沈乃文襄武 參評
同懷杭州陸 偲興臯

男 馮張孫近瀆
曇孫念詒
允係思蔭 校輯
男 陸麟書素文

# 春秋經傳集解

宋林堯叟唐翁附註

晉杜 預元凱原本　唐陸元朗德明音釋

後學 馮李驊天閑增訂

## 昭公四第二十三

〔經〕壬申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不書南蒯以費叛不以告廟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比去晉而不送書歸者依陳蔡以入言陳蔡猶列國也此歸而靈王死故書弒其君靈王無道而弒稱臣比非

首謀而反書弑比雖脅立猶以罪加也靈王死在五
月又在乾谿楚人生失靈王故本其始禍以赴○〈林〉
靈王弑比立弃疾殺
比代立是爲平王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雖爲
君而未
列於諸侯故不稱爵
殺不稱人罪棄疾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
平丘
平丘在陳留長垣縣西南○〈林〉晉復合諸侯也
晉合諸侯由是止鄭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
主
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書同齊
服故
公不與盟
魯不堪
晉求讒
慝弘多公不與盟
非國惡故不諱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公至自
會
無
傳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皆受封
于楚故稱爵

一正一反而反中又分兩層先應畔字後應歸字亦以一順一倒前奇後偶爲

諸侯納之曰歸 ○〔杜〕于是楚平王封陳蔡而復之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則其書曰陳侯蔡侯何不言楚專封也歸辭有三案歸于鄭篡公子之辭也蔡季自陳歸于蔡宣得國公子之辭也衛侯鄭歸于衛嘗失國之君之辭也此未嘗有國也使之如失國辭然者不與楚專封也 ● 正義曰稱爵以其受封于楚書 ○冬十月葬蔡靈公 蔡復而後名以其未成爲君 以君禮葬之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辭公 ○吳滅州來 州來楚邑用大師焉曰滅 ● 正義曰州來不繫楚者大都以名通例不繫國也

〔傳〕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 爲費人所敗不書諱之 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 ○區夫魯大夫 ○

章法　三若字寫出借箸而陳神理

孫執升曰從來招攜之策無如先結民心民心既散叛臣自無與守回紇欲掠西京廣平王稽首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則東京之人爲賊固守而不可復區夫教平子懷來費人所以散南氏之黨而使之無與同惡也祁奚得起而逐之矣

此篇叙乾谿之亂依經分傳只作兩大截四大段讀二女殉葬以上寫公子比弑其君虔事以下寫弃疾殺公子比事靈王卜至楚其危哉重寫靈之所由弑

區烏侯丘于二反●言非筭也　若見費人寒者衣之正義謂非先王服畔之道泥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更進一層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費叛南氏在明年傳善區夫之謀終言其效爲之聚于僞反

楚子之爲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室在襄三十年及卽位奪薳居田居掩之族言薳氏所以怨遷許而質許圍遷許

子干歸王何以與國重寫比之所由殺而前兩段敘事爲一截後兩段論斷爲一截章法極整

兩截又當作三層九節讀首節克城而居與次節請藩爲軍對一寫亂端一寫亂主凡兩寫蔓成然爲眼目而以先人師潰束之此是經前一層四節投市自縊與五節夜駭自殺對一寫虔弒一寫比殺各以子革乃歸子玉乃行爲眼目而以葬訾敖楚束之此是正寫經題七節靈十投龜與八節平拜壓組對一重論靈亂之由一追記平立之故都以初字提頭作眼目而以叔向論子干束之此是經傳之餘文猶八股之有大結也節次極明

通篇只寫三個人爲乾谿作傳故從令

兩名接連

在九年 圍 許大夫

四

蔡洧有寵於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 楚滅蔡在十一年洧仕楚其父在國故死

王使與於守而行 使洧守國王行至乾谿

五 不點名

申之會越大夫戮焉 申會在四年 正義戮者陳其罪惡以徇諸軍將殺之而不果至今在楚故怨而作亂

六

王奪鬭韋龜中犨 韋龜令尹子文玄孫中犨邑名

三句只算一事

又奪成然邑而使爲郊尹 成然韋龜子郊尹治郊竟大夫

重點名

蔓成然故事蔡公 蔡公棄疾也故猶舊也韋龜以棄疾有當璧之命故使成然事之

另添

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

補點名 敘一處亂 先安放一退步

啓越大夫常壽過作亂 常壽過申會所戮者

圍固城克息舟城

尹即位無道叙入而自投車下及子革三番籌計不通都是自寫供狀讀之極暢快又極慘悽而一面寫靈之所由亂一面便寫平之所由立自陳蔡以及許越自成然以及觀從無不效用而除宮周走亥四使十等種種權術過人讀之使人伯又使人受至子干因人成事一籌莫展强盟召盟但憑觀從提調勸殺弃疾忽又歸入之仁而夜駭走告倉皇弃命亦爲成然所賣也讀之但可笑絶無可憐合來揔見靈當弑平當立旹赦不得爭而一則詬臧于誇天一則預兆于當於三則定詳乎叔向此作者前叙後斷之大旨也

通篇又只寫得一個人一個人者弃疾是也子干固爲所殺靈王亦皆所弃故

而居之　息舟楚邑城之堅固者●正義曰以圍時有城所毀故更城而居之●補正以固息舟爲二名　另提

觀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　觀起亦在襄二十二年朝吳故蔡大夫聲子之子　常出

曰今不封蔡蔡不封矣我請試之　觀從以父死怨楚故欲試作亂

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　二子皆靈王弟元年子干奔晉子晳奔鄭

及郊而告之情　告以蔡公不知謀●只是首事之情

强與之盟入襲蔡

蔡公將食見之而逃　不知其故驚起辟之

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　使子干居蔡公之北食蔡公之食竝僞與蔡公盟之徵驗以示衆

已狥於蔡　已觀從也●已音紀

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

起于朝于成然事中先伏蔡公一筆次節便連寫以蔡公命乃奉蔡公蔡公知之蔡公使先人乃至除宮而使從師乾谿者弃疾夜駭而使周呼走告者弃疾即子干既歸而五利五難旁觀無不以弃疾爲宜有國也則所重可知已爲寫一個人又特寫兩個人兩個人者成然與觀從是也成然則首節于六人叛亂中既點次節于三公子入楚又點國人大驚獨使之走告子干乎王即位又使先爲令尹而推本于韋龜之屬至于觀從以首事特提而强盟徇蔡從師乾谿始借弃疾以封陳蔡繼即除弃疾以王子干而終則去暗投明而爲平十尹亦當日出色人物故成然而外於諸人叙事較詳

唐云見蔡公逃便誣蔡公妙

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以師助二子蔡人聚將執之許言蔡公將執觀從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之又曰上文使二子速行既用以誣蔡公又借賊謂子干子晳也言以自免權術過人蔡公已成軍殺已不解罪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言若能爲靈王死亡則可違蔡公之命以待成敗何如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言與蔡公則可得安定且違上何適而可又曰一唱一和絕好帮手言不可違上也上謂蔡公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二子子干子晳依陳蔡人以國國陳蔡而依之正義曰二子更無賔衆唯依陳蔡人耳以國者許復其國以招慰之

●補正只作依陳蔡之衆以立國較直捷

楚公子

首段叙亂本無筆不換首田與賓對次許與蔡對次单句次兩邑對或詳或略或順或倒至總叙作亂重又將王所不禮橫中隔斷皆極變之筆

欲段叙亂王觀從首事故須另提然以蔡公為主起云以蔡公之命猶是觀從之謀次云乃奉蔡公猶是蔡人之意既則曰蔡公知之便放蔡公出一頭地後直曰司馬使觀從于是觀從全為蔡公所用而賓主瞭然矣一路叙置如春山出雲逐層變化也



比子干公子黑肱子皙公子棄疾蔡公蔓成然蔡朝吳帥陳

○唐云又叙一處亂兩處忽然合攏

蔡不羮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四族薳氏許圍蔡洧蔓成然●四族當連羣喪職之族說成然已列名于上矣以入楚及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欲築壘壁以示後人為復讎之名

畧作一停頓

蔡公知之曰欲速且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藩離也○依字應作籬今作離假借也

特提

蔡公使須務牟與史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須務牟史猈楚大夫蔡公之黨也正僕太子之近官○猈皮皆扶蟹扶移三反罷音皮又甫綺蒲買二反●正義正僕太僕也周禮下大夫二人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

師及訾梁而潰一句亦住上段却又領起下段與殺囚取楚數句筆法正同

文字必有正面一番實寫如右尹子革一段爲靈王之戲寫一正面下周走而呼一段爲子干之殺寫一正面都是將地著精神處聲情畢現神致如生兩兩相對筆歌墨舞之文

次于魚陂（竟陵縣城西北有甘魚陂）公子棄疾爲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從乾谿之師告使叛靈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劓截鼻○劓魚器反）（散衆是急著）師及訾梁而潰（訾梁而衆散）（絕接）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擠隊也○擠子細子禮二反）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聽國人之所與）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

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然丹子革棄王歸王沿夏將欲入鄢夏漢別名順流爲沿順漢水南至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謂斷王旌執人於章華宮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棘里名闈門也●正義孔晁曰棘楚邑襄二十六年傳吳伐楚克棘是也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癸亥五月二十六日皆在乙卯丙辰後將終言之經書四月誤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

此八設與前對看

猶愛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 子玉觀從

一發發而成一段高奇 相思以機變色

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 乙卯

色精神紙上業業化工也 偏

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

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

將來矣 司馬謂棄疾也言司馬見殺以恐子干 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

兩眾怒相助 四个層

辱眾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眾

至矣二子皆自殺 不書弒君位未定也 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

云郎埋于靈王遺師之地

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 不成君無號諡者楚皆謂之敖 殺囚衣之王

○恐他人亦以靈王反爾也○俞云告衆是其旨○結

服而流諸漢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爲令尹

子旗憂 戊然 帶敘結靈王 楚師還自徐 前年圍徐之師●正義曰上云

戊祭 師及訾梁是乾谿援師此師謂

蕩侯等五子 伐徐之師也 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定二年楚人伐吳師于豫章

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以軍楚師於豫章

又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

此皆當在江北淮水南 此是蔡公得國下入足與

蓋後徙在江南豫章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 所遷邑 復九年

○八林立陳惠公吳于陳蔡平 爲前云弃疾改收靈王之邑敗補子所末

公廬于蔡陳蔡已滅故言封 致羣賂 所貨賂 始舉事時 施舍

追三一番戍敗補紀

寬民宥罪舉職 舉職修 廢官 名觀從王曰唯爾所欲觀從 教子

干敘棄疾棄疾今名用 ○結觀從

之明在君爲君之義 對曰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爲

以上件件結局。以下重又作結。一節收。
靈王却從小處補寫一可笑事。一節收。
平王是側叙一經奇事。一節收。于忽
從旁觀展出大議論。段段結。段段變。益

唐云犄安反倨注　附叙此倚見大夫之犨
卜尹開龜兆　佐十八　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　櫟
用命也合上文都與起處作反照之筆且為末段
本鄭邑楚中取之平　事畢弗致、知鄭自認服　鄭人請
王新立故還以賂鄭　不復須賂故
○伏脈矣
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
命既復王問犨櫟降服而對　○降服如今解、　曰臣過失
冠也謝違命
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
告子也　○王善其有權有　事將復使之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　○芥結
○穀曰寡　○俞云連作兩追叙波致淘湧　○唐云世
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　尚庶幾　不吉投龜詬
○問更有何物大于天下者奇傳中有此絕世妙語
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　作詢呼亘許后二反　區區小天下○詬本

右續

又一章法矣　須知不是寫子干正是寫弃疾以大旨只在靈弑平立前既詳寫靈亂本末則後自應重寫平立原委子干不過借作驅除耳或以此篇閉鍵在子干故追叙甚詳恐失作者之意靈王十一節本是回應起手收煞前篇却又與下二節合成片段亦東上起下法有於從亂如歸截住者非



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王無冢適 冢大也 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 羣望星辰山川 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 巴姬共王妾大室祖廟 ● 正義襄十二年傳楚司馬子庚聘秦爲夫人寧知此巴姬是妾也 使五人齊而長入拜 從長幼以次拜 康王跨之 過其上也 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 微見璧紐以爲審識 ○肘中九反厭于甲於輒

○荣王大言賦子足請卷　○俞云結清致亂之原

句簡甚

子干歸亦可另作一篇讀是整齊文字與通體奇縱筆力頗不相類然上半五難五利對寫而末单收子干下半齊桓晉文對寫而末亦单收子干與通篇三層九節每層以前偶後奇作章法者暗暗相配其結構豈信手雜湊者耶

二 [illegible] 闕章龜屬成然焉 知其將立故託其子 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哉 反上所以合棄立長之禮違當璧之命終致靈王之亂 子干歸 下答一追叙換頭法 韓宣子問於叔向曰子干其濟乎對曰難宣子曰同惡相求如市賈焉何難 宣子謂弃疾親恃子干共同好惡故言如市賈同利以相求 對曰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言弃疾本不與子干同好則亦不得同惡 單句提 俞云此設先提後應 取國有五難有寵而無人一也 寵須賢人而固 有人而無主二也 雖有賢人當須內主為應 有主而無謀三也 謀策謀也 有謀而無民四也 民衆 有民而無德五也 四者既備當以德成 子干在晉十三年矣晉楚之從不

俞寧世曰後段逓作追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行嚴子灘頭逆泝而上峰巒林木刻刻改觀　四君成敗之由半因人事半關天意未載叔向語既似閒評又若總斷一篇散碎文字得此方覺力量深厚



聞達者可謂無人晉楚之士從子干游皆非達人族盡親叛可謂無主無親族無釁而動可謂無謀召子干時楚未有大釁爲羈終世可謂無民終身羈客在晉是無民亡無愛徵可謂無德楚人無愛念之者王虐而不忌靈王暴虐無所畏忌將自亡楚君子干涉五難以弑舊君誰能濟之言楚借君子干以弑靈王終無能成单句轉有楚國者其棄疾乎君陳蔡城外屬焉城方城也時穿封戌既死棄疾并領陳事苛慝不作盜賊伏隱私欲不違不以私欲違民事苛音何本或作荷音同民無怨心先神命之先神謂羣望國民信之芉姓有亂必季

四

三

實立楚之常也（五難數在前五利點在後）獲神一也（當璧 拜）有民二也（民信 也）令德

三也（無苛慝 俞云此段先叙後點）寵貴四也（貴妃子 君陳蔡）居常五也（弃疾季）有五（又云複說一遍各有鄭重）

利以去五難誰能害之子干之官則右尹也數其貴

寵則庶子也以神所命則又遠之其貴亡矣（紆徐之妙 位不尊 亡音無又如字）

其寵棄矣（爻既沒故）民無懷焉（非令德）國無與焉（無內主 兩截中亦以單向作轉）

將何以立宣子曰齊桓晉文不亦是乎（皆庶賤 補正傳氏言皆出亡因亂而入）

對曰齊桓衛姬之子也有寵於僖（衛姬齊僖公妾）有

鮑叔牙賓須無隰朋以爲輔佐有莒衛以爲外主（齊桓）

出奔莒衛有男氏之助　有國高以爲內主。國氏高氏齊上卿　從善如流。言其疾也　下善齊肅。齊嚴也肅敬也　不藏賄。清也　不從欲。儉也　施舍不倦。施舍猶言布恩德　求善不厭。是以有國不亦宜乎。前兩節對在住句此兩節對在起句。　我先君文公狐季姬之子也有寵於獻好學而不貳。言篤志　生十七年有士五人。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五士從出　有先大夫子餘子犯以爲腹心。子餘趙衰子犯狐偃　有魏犨賈佗以爲股肱。魏犨魏武子也稱五人而說四士賈佗又不在本數蓋叔向所賢　有齊宋秦楚以爲外主。齊妻以女宋贈以馬楚王享之秦伯納之　有欒郤狐先以爲內主。

此篇論事以晉會平丘爲主論文以子
產爭承爲主以晉爲主故開手從晉成
虒祁諸侯貳心叙入討貳注意齊魯鄭
三國依經分傳凡作兩大截讀前半以
遂合平丘作傾子產相會略點一筆而
詳寫齊會兩邊議論于後後半以同盟

請欒枝御穀
狐突先軫也
亡十九年守志彌篤惠懷棄民 惠公懷公不恤
民
民從而與之獻無異親民無異望 獻公之子九
也
人唯文公在 天
單句轉
再複一
方相晉將何以代文此二君者異於子干共有寵子
遍二語槩裏弃疾收拾完密—與上截收句相對
國有奧主 謂棄疾也 無施於民無援於外去晉而不送歸
斃齊極矣
楚而不逆何以冀國 傳言子千所以篡弒君
之名棄疾所以得國
一句筆總領齊魯鄭衛許
賊其先
○晉成虒祁 在八年 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爲
透一筆
取鄭故 取鄭在十年 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
伏進而
以不示威 知晉德薄欲以威服之 乃竝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

左繡
平丘作領服齊絕魯略點兩頭而詳寫
子產爭議論于中前偶後奇剪裁極
勻以子產為主故前半于將盟前鋪開
敘一幄幕九張事下半于及盟前又插
敘一速張于除事相應成章而齊則懼
而聞命魯則懼而聽命子產獨藝貢力
爭直抉破晉人伎倆極其生色不但遠
過于齊之遲速唯君雖魯以惠伯之辭
亦且從意如而西也故特以夫子三層
稱許作結左氏往往于賓主互用之行
不背處見穿插之密鎔鑄之精其手法
必非粗心所能驟領也
同盟止于平丘晉霸已衰全非守信修
德面目叔向亦無可如何只得以示威
示衆勉強支撐看其于齊于魯徒理短
謂長于鄭讓無一言直許之而已一面

告一個掃與
吳子于良下邳有良城縣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會辭不七月
伏示衆　倒插一筆
丙寅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
特提唐云為後出色為
鮒叔向弟也攝兼官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
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產作地一為張幕先透一筆幄幕軍旅之帳●周禮鄭註在旁曰帷在上曰幕皆以布
為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幕大而幄小幄在幕下張之幄幕九張蓋九幄九幕也子大叔以四
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亦九張也傳言子產之適宜大
叔之從善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
●說文飼牲曰芻草薪曰蕘
从廾共然火之艸也●淫縱也衛人使屠伯饋叔向

寫叔向便是一面寫子産純用對面激射筆法譬如兩鏡相照鏡無定形而神致則面面生動也妙絶

合十四國諸侯而詳者凡四叙法各各不同子産不必言衛止叔鮒求貨欲只用輕筆微過齊始不可而後同盟乃題所重故用重筆往復魯既不與盟又執季孫尤題所重故以取鄆始以平子歸結而知莒之訴惠伯之對較齊加詳比等皆相其輕重而穿插布置不偏不亂者也

通篇以乃並徵會作緣起以貳字爲眼目以遂合平丘同盟平丘爲綱領以示威示衆爲大旨以將盟及盟爲提掇界畫齊懼則以齊服也三字一點即結魯懼則依經另結鄭争承則于事後重結

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晉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及禍）爲此役也（役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

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有貳心故）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獻公王卿士劉子）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信（底致也）（唐云抑揄語）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參錯中線索遍清

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董督也庸功也討之有辭故功多也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天子大夫稱老元戎戎車在前首啓開也行道也遲速唯君欲佐晉討齊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以諸侯恐齊伏用衆意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爲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託用命以拒晉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業貢賦之業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須禮而有次序有禮而無威顧上威字序則不共禮須威嚴而後共有威而不昭其則不明威須昭告神明而後信義著不明棄其百事不

○終所由傾覆也○信義不明則棄威不威棄禮無禮無經無經無業故百事不成○是故

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志識也歲聘以脩其職業○間朝以

講禮 三年而一朝正班爵之義率長幼之序 ○再朝而會以示威 六年而一會以

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 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十二年而一盟所以昭信義也凡八聘四朝再會王一巡守盟于方嶽之下 志業於好○聘也 講禮於等○朝也 示威

於衆○會也 昭明於神○盟也 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

道恒由是興○晉禮主盟○依先王先公舊禮主諸侯盟 懼有不治奉

承齊犧 齊盟之犧牲 而布諸君求終事也○終竟也 君曰余必

迴顧起處以作中間提掇　齊人懼魯人懼兩段本對然連寫即嫌其板忍於中間插入示衆建旆一番熱鬧排塲局法變動通身神彩煥發讀者耳目爲之一新直絕妙結構也

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

唐云脂襯子房

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閒矣閒隙也　一句承上起下　不可以不示衆

八月辛未治兵習戰建而不旆建立旌旗不曳其旆旆游也　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軍將戰則旆故曳旆以恐之

後點諸侯凡十七處亦眼目　前

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自昭公即位邾魯同好又不朝夕伐莒無故怨愬晉人信之所謂讒慝弘多〇正義曰三年傳穆子云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是邾魯何好也又案元年十年再伐莒耳是不朝夕伐也　我之不共魯故之以以魯故也　不共晉貢　晉侯不見公

俞寧世曰晉自此十有五年不合諸侯迄于召陵伐楚不克遂以失霸蓋會宋會虢之後楚日憑陵晉日偷惰叔向不忍坐失諸侯勉爲此會示威示衆事非得已故此文以晉爲主以鄭爲客晉大國也而不能服小國之心鄭小國也而可以抗大國之命則晉偷而鄭競也齊霸國之餘魯宗國之長齊魯而貳則諸侯皆貳晉之偷可知矣齊魯而懼則諸侯皆懼鄭之競又可知矣夫十四諸侯同盟人各有詞國各有事通篇累牘尚不能罄洞見情勢則提綱挈要大局了然至如叙晉人瀆貨之罪見其所以失諸侯之本叙子產料事之明見其所以抗大国之具閒處冷處皆有深意學者識得此等法度凡遇朝廷大典禮大戰

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託謙辭以絕魯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蠻夷謂邾莒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應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奇語然是叔向其畏不死不濟處僨仆也瘠在亦反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棄猶忘也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四國近魯數以小事相忿鄫已滅其民猶存故并以恐魯以討魯罪閒其二憂因南蒯子仲二

功令題起草明有成竹曲直煩簡筆自高斷無蔓延疏略之失矣

王或庵曰春秋之盟未有如平丘之不義者胡氏論之詳矣左氏直序其事以叔向爲主晉之罪皆向之罪也顧示威示衆衛畏而賂晉魯畏而與盟魯畏而聽命獨被子產窺破視若無有爭承不屈向遂無如之何故此傳以叔向爲主而子產爲賓此作者之意也

孫執升曰按晉會諸侯由是止一日不可以不示威一日不可以不示衆夫仁義不足而後假之仁義固人心世道之憂也兵力不足而後假之兵力其世變爲何如哉　子產爭承曰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後世惟眉山父子能通其意

憂爲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唐云○再摯勸子產不敢與盟用戌同盟于平閒隙丘齊服也○經所以稱同令諸侯日中造于除侯○下○爭○承至晉○除地爲壇盟會處○壇本或作墠○先盟朝晉音善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張幄幕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九賓且然四十將如何地已滿也傳言子產每事敏於大叔及盟子產爭承○承貢賦之次●正義言所出貢賦之次當承何國之下也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晉尸尸說諸侯子產妙○列位在開尸提出天子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公侯地廣故所貢者多卑而貢重者甸服也○甸服謂天子畿內共其職貢者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

言鄭國在甸服外爵列伯子男不應出公侯之貢
王肅云鄭伯爵而連男言之猶稱公侯足句辭耳
懼弗給也敢以爲請諸侯靖兵好以爲事也
靖息
行理之命
行理使人通聘問者
無月不至貢之無藝
藝法制服云藝極也一曰常
也
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
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
唐言晉坐盟來從
未愛人羅䟛加此者一寫此公一不濟者是反襯子一
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
産
瀆易
瀆乎
也
子産曰晉政多門
一家
貳偷之不暇何
妙將貳字移在晉人分中與起討
看
暇討貳不壹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
不競爭則爲人
偷苟且
所侵陵不成爲

兩段起處補敘子產幄幕張于前收處又附敘哭子皮事于後亦以前偶後奇為章法與裏爭承正項于中也文律揔以相配適均為妙

文以子產為主故特作敢煞然于專則脫却主人翁矣輕輕將合諸侯三字闇合遂合諸侯于平丘結一邊而兩邊皆到手法至輕且密也

註雖兼美晉意實專美子產美子產而午丘之可幾在言表矣

國語接魯懼聽命公不與盟信知莒之訴欲討魯故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蒙裹也使狄人守之司鐸射魯大夫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蒲伏竊往飲季孫冰箭筩蓋可以取飲○蒲伏本又作匍匐箭筩音童又音勇●時八月乃夏六月也故飲水以辟暑不當解作箭筩以與壺複

補正

同

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湫子服惠伯從至晉○湫一音椒郎子服椒也

不滿于子大叔

子產歸未至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已猶決竟無為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言子皮知已之善仲尼謂子產於是行也足以為國基矣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樂與君子

不警邊故侵而不知不設備故競而不敵

復六國月陳蔡對說却以陳蔡爲主故十上層先透一筆而下以重筆另對亦

爲治乃國家之基本子產君子之求樂者也且曰合諸侯藝貢事禮也嫌爭競不順故以禮明之●正義言盟主合合諸侯限藝貢賦使之有常是爲得禮則子產爭之不爲有失也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蔺語○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而歸爲十五年晉伐鮮虞起

○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

前奇後偶章法

既封陳蔡而皆復之一句爲上下關棙

而逆提順結用筆尤活

三禮字煩可揔點封整整寫三遍省則

經省不省則經不省傳例如是

此語口反而不消矣乃歸季孫之機也



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 滅蔡在十一年許胡沈小國也道房申皆故諸侯楚滅以爲邑荆判山也傳言平王得安民之禮汝南有吳防縣即防國

隱大子之子廬歸於蔡禮也 隱大子大子有也廬蔡平侯

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 悼大子偃師也吳陳惠公

○冬十月葬蔡靈公禮也 國復成禮以葬也此陳蔡事傳皆言禮嫌楚所封不得比諸侯故明之

○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

郎崇之外府置之外既意而語特大方平排四未字極飯連掉兩在字極圓

此篇叙晉歸季孫事以惠伯為主未歸則說之使歸既許歸又欲歸之得體極有作用季孫無識反爲鯫恐而惠伯之待禮如故也微惠伯其不見笑于穆宜乎

公于河 景伯士文伯之子彌牟也

○吳滅州來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修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傳言平王所以能有國

○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 私與之語 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 䞋大國 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 以利動之 能具若爲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 以害惕之 瘳差也 親親與大賞其罰否所以爲盟主也子其圖之諺曰臣一

惠伯以利害動穆子叔魚亦以利害動平子而一以理動一以情動文之不能

主二言一臣必有二主道不合得去事他國吾豈無大國言非獨晉可事穆子告韓宣子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爲夷執親將焉用之乃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老尊卿稱若猶有罪死命可也死晉命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爲請從君惠於會欲得盟會見遣不欲私去宣子患之謂叔向曰子能歸季孫乎對此之曰不能鮒也能鮒叔魚也乃使叔魚叔魚見季孫曰昔鮒也得罪於晉君自歸於魯君蓋襄二十一年坐叔虎與欒氏黨并得罪微

謂人各有能有不能乃使詐之一法

動人者必不能入情入理者也
詳叔魚語正見晉亦有辭但能恐季孫
而不能恐惠伯是對面反映法

武子之賜不至於今（武子季平子祖父）雖獲歸骨於晉猶子則肉之敢不盡情歸子而不歸鮒也聞諸吏將爲子除館於西河（西使近河）其若之何且泣（泣以信其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待見遣之禮）（兩相映）

經癸酉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書至者喜得免○〔林〕大夫不至必見執也而後至亦危之也）○三月曹伯滕卒（無傳四同盟○〔林〕武公卒子平公頃立）○夏四月（無傳）○秋葬曹武公（無傳）○八月莒子去疾卒（未同盟○〔林〕著丘公卒郊公立是年奔齊著丘公之弟庚與立是爲共公）○冬莒殺其公子

此段完南蒯叛費事以祁慮癸偽盟來歸為主詳在齊一番譏評斷南蒯所以出脫祁慮癸也否則以叛易叛兩人為世詬厲矣

待盟請盟對敘末以歸費結之亦前偶後奇格

意恢以禍亂告不必繫於為卿故雖公子亦書意恢與亂君為黨故書名惡之

傳十四年春意如至自晉尊晉罪已也以舍族為尊晉罪已

晉罪已禮也禮修已而不責人

南蒯之將叛也盟費人司徒老祁慮癸二人南蒯家臣世族譜司徒老祁為一人慮癸為一人服云司徒姓老祁字慮癸亦姓字二人季氏家臣補正曰宜從服說其稱臣者猶今人相語自稱僕也偽廢疾使請於南蒯曰臣願受盟請得如字願得如字而疾興若以君靈不死請待閒而盟待得先如字先作地少閒差也差初賣反許之二子因民之欲叛也請朝衆而盟季氏叛季氏今室南蒯叛季氏欲因合衆以作亂遂劫南

祁癸叛南氏天理快人

蒯曰羣臣不忘其君（君謂季氏）畏子以及今三年聽命矣子若弗圖費人不忍其君將不能畏子矣（畏子不能復）子何所不逞欲請送子（送使出奔）請期五日（南蒯請期冀有變）遂奔齊侍飲酒於景公公曰叛夫（戲之）對曰臣欲張公室也（張強也）子韓晳曰（齊大夫）家臣而欲張公室罪莫大焉（言越職）司徒老祁慮癸來歸費（歸魯）齊侯使鮑文子致之（南蒯）

收前國節　收侍飲節

雖叛費人不從未專屬齊二子逐蒯而復其舊故經不書歸費齊使文子致邑欲以假好非事實也

○夏莒子使㳄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且撫其民（上國）

雙提兩箇兵句本重用師然用師必先撫民中十六句皆撫民甲裡事未亦重

右編
結息民而輕帶用師運掉有筆
上國東國一詳一略恰包實事于中間
絕妙章法

以一筆結兩段息民順結撫民用師倒
結簡與老深之極

在國都之西西方居上流 ○分貧振窮○分與也 振救也 長孤幼○
故謂之上國宗丘楚地
養老疾收介特○介特單身民也收養不 救災患宥孤
使流散○介一古賀反
寡○寬其賦稅 赦罪戾詰姦慝○詰責問也○ 舉淹滯○淹滯有
戾力計反 才德而
未敘 禮新敘舊○新爵 祿勳合親○勳功也 任良物官○物
者 旅也 親九族 事
也●正義言量 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 兵在國
事而官之也 都之東
者○○○如然 好於邊疆 結好 息民五年而後用師
亦如之 丹 四鄰 揔承宗丘名陵而推廣之
禮也○●正義謂十九年城州來以挑吳是也十七年
長岸之戰未滿五年吳來伐楚不可不戰非王
本心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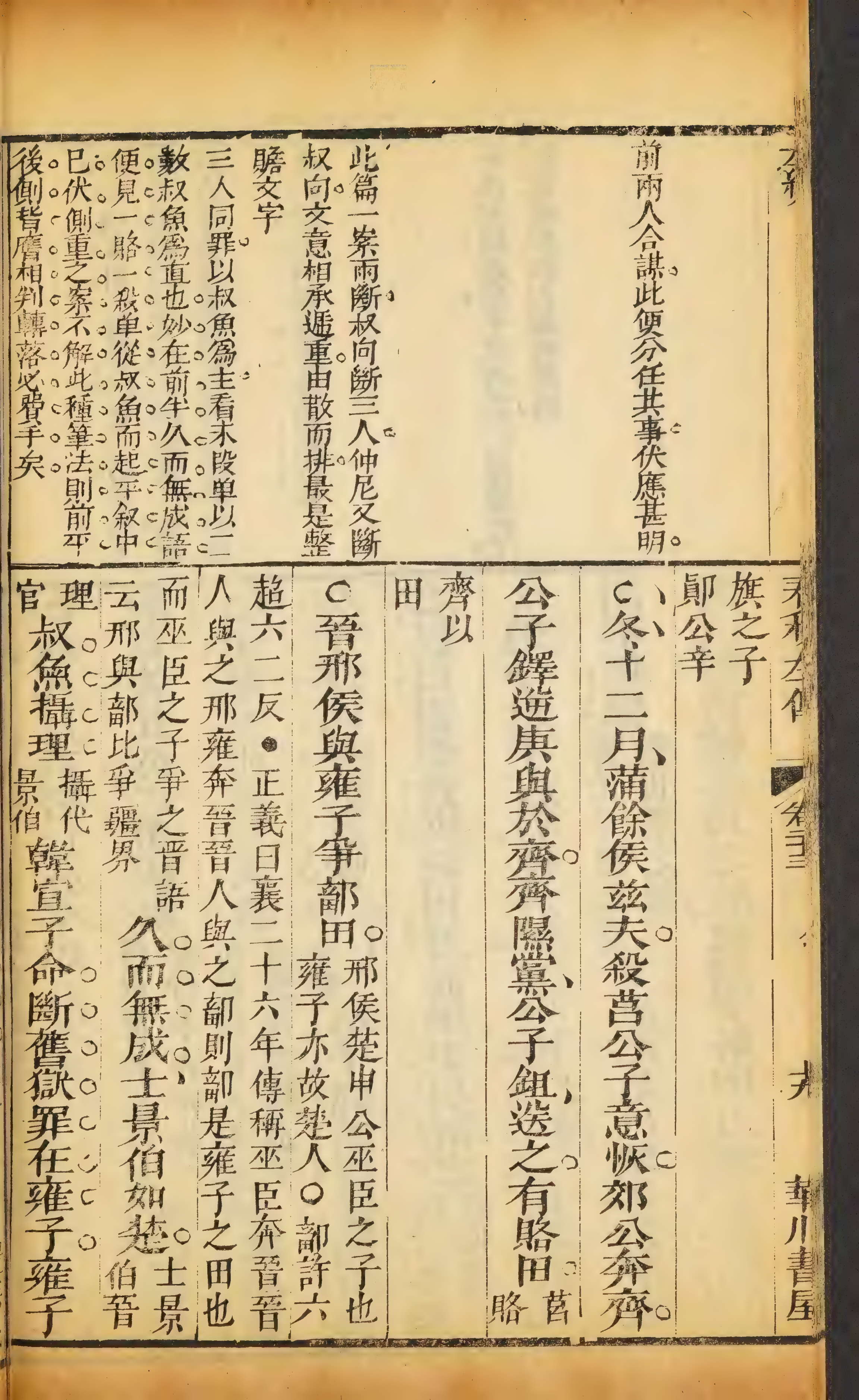
只五個人用三層寫出第一層只兩人第三層添出三人都兩開說第三層將五人串合讀之極糾紛却極清晰妙筆凡糾紛處用整筆方錬讀此可悟

有德無厭是蔡平王殺其身而庸其子無忘舊勳節以敘爲斷矣



○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慼（郊公著丘公子）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與○（庚與莒共公○與音餘本亦作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與（蒲餘侯莒大夫茲夫也意恢莒羣公子）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鐸亦羣公子）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與許之（爲下冬殺意恢傳）

○楚令尹子旗有德於王不知度（有佐立之德）與養氏比而求無厭（養氏子旗之黨養由基之後）王患之九月甲午楚子殺鬭成然而滅養氏之族使鬭辛居鄖以無忘舊勳（辛子





前兩人合謀此便分任其事伏應甚明

此篇一案兩斷叔向斷三人仲尼又斷叔向文意相承遞重由散而排最是整瞻文字

三人同罪以叔魚爲主看末段单以二數叔魚爲直也妙在前半久而無成語便見一賂一殺单從叔魚而起平叙中已伏側重之案不解此種筆法則前平後側皆膺相判轉落必費手矣

旗之子 鄭公辛

冬十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與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 莒賂齊以田

晉邢侯與雍子爭鄐田 邢侯楚申公巫臣之子也 雍子亦故楚人 鄐許六超六二反 正義曰襄二十六年傳稱巫臣奔晉晉人與之邢雍奔晉晉人與之鄐則鄐是雍子之田也而巫臣之子爭之晉語云邢與鄐比爭疆界 久而無成士景伯如楚 士景伯晉理官 叔魚攝理 攝代景伯 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

鄐本雍田而又有靡角勝楚之功罪在雍子當是叔魚故意刁難以索賂耳及受賂而後伸之則邢侯得以有辭矣不然舊獄久而無成何至叔魚而遽訶之哉　下文自知其罪雍子亦必有不是處況欲入人罪何患無辭問官未受賂前是一樣審斷既受賄後又一樣定欵雖百世可知也

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蔽斷也●周禮庶民之獄以邦成蔽之康誥不蔽要囚皆以蔽爲斷也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朝宣子問有覓叔魚意其罪於叔向先抱斷一句是虛說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可也施行罪也次實指其罪狀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鮒也鬻獄邢侯專殺其罪一也次分定其罪名已惡而掠美爲昏掠取也昏亂也又恰有比現成律例貪以敗官爲墨墨不潔之稱殺人不忌爲賊忌畏也夏書曰昏墨賊殺逸書三者皆死刑皐陶之刑也請從之乃施邢侯而尸雍子與叔魚俞云皐陶古之直者用法法皐陶故曰古之遺於市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言叔向之直有古人遺風●正義服云施

大綱

治國制刑四句由主入賓下三言兩賓一主亦一順一倒法

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本以直字應上却倒添一義字與結處呼應妙法只一牽上搭下筆意圓轉不滯耳註謂于義未安直則有之天下未有不合于義而可爲直者杜公竟未讀魯論來

整整三段文筆與中幅相配

殺親益榮此言恐復友干之心疑非夫子語氣

猶戮也邢侯亡故戮之孔晁國語註云廢其族也尸氏反杜無註當從施如字治國制刑不隱於親謂國之大問已所答當也至於他事則宜有隱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末薄也減輕也皆以正言之服虔讀減爲咸下屬爲句非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於義未安直則有之●看結句當是夫子斷其合義而稱之爲直也平丘之會數其賄也謂言瀆貨無厭以寬衛國晉不爲暴器使歸魯季孫稱其詐也謂言䚪也能與誅心才不相妨或謂其雜湊非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三惡暴虐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林云有直名榮名殺親益榮益已猶義也夫三罪唯答宣子問不可以

不正其餘則以直傷義故重疑之●正義曰義者于
事合宜所爲得理直者唯無阿曲未能圓通劉炫以
直則是義而規杜氏非也●按前曰義也夫似疑其
非義後猶義也夫則仍無傷于義孔氏以兩夫字皆
疑怪之詞故但曰遺
直不云遺義亦非

經（甲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無傳未同盟 ○（林）夷末卒王

傳 立○三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畧書有事爲叔弓卒起也武宮魯武公廟成六年復立之●正義曰祭必有樂樂有文舞武舞文執羽籥武執干鉞其入廟也必先文而後武當籥始入叔弓暴卒遂盡去其樂而終祭事緣先祖之心以大臣之卒必聞樂不樂而孝子之心不忍徹已設之饌故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吳不遠

此段前三句自非祭祥而喪氛而在涖事後三句自涖事而卒而去樂卒事乃倒應喪氛祭祥作一順一逆筆法

譏人所以見逐而書名○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無傳○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林嘗伐晉矣荀吳何以無貶于初伐貶賓錄而已見○冬公如晉

傳十五年春將禘于武公戒百官齊戒●補正曰此乃春禘秋嘗之時

○先著此句于單指涖事方有根

禘二十五年將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僖公並同唯閔二年吉禘于莊公爲三年喪畢諦審昭穆之祭要之皆非五年大祭追遠之禘也●按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鄭註以武公爲不毀之廟故禘于其宮而不于太廟與補正說合

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祲妖氣也蓋見于宗廟故以爲非祭祥也氣惡氣也○祲子鴆反●周禮有眂祲之官鄭云祲陰陽氣相侵漸成祥者眂云水黑火赤水火相遇故曰喪

王唯信子王唯信吳余唯信吳臣豈不欲吳因起句一樣筆調相映作章法章法奇絕人　四層作兩半讀參差整齊兼而有之

唐錫周曰看他爲朝吳謀像一片熱腸爲蔡人謀像一片熱腸爲平王謀像一一片熱腸大奸似忠信哉

氛其在涖事乎涖臨也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大臣卒故爲之去樂

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朝吳蔡大夫有功於楚平王故無極恐其有寵疾筆提起全局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請求上位服虔以辱爲欲連下句讀非又謂其上之人蔡人在上位者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

中平王之所忌現身說法語至巧也俞寧世曰轉變似檀弓峭刻近國策王或廢自在蔡二字領起通以複句見姿大類考工公穀章法

此篇正是兩對格前不許叛後不遠降前語先正而後反後語先反而後正前



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 知蔡人之逐由無極不大明矣而卒為所蔽小人復何忌憚乎 臣豈不欲吳 非不欲善吳 然而前知其為人之異也 言其多權謀● 據註當前知為句愚意只作一句讀前指乾谿之役而言言我早已知其權謀有異于人不可不去也較捷 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 孫云設謀巧造語新 以鳥喻也言吳在蔡必能使蔡速强而背楚

○六月乙丑王大子壽卒 周景王子●傳為三年之喪二焉張本

○秋八月戊寅王穆后崩 太子壽之母也傳為晉荀躒如周葬穆后起

○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 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 鼓人

叔向語用寬引後事君語用緊接前段庇民以信爲骨後段事君以義爲骨兩兩相對至適姦紛忽極言其失前用之後半後用之前半極其參差或以吾城叛我亦能事君將對面翻轉看前用之雋永可喜若前以好惡不愆起後仍抱好惡不愆結前云欲城後云城可獲格則截對而意自串遞合兩爲一章法勻客極矣　庇民事君雖分說其實以民爲主看上下凡六點民字也

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好惡或如字讀下同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姦字緊對叛字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

略　詳　帶前段來

林西仲日用兵爭利常事也況大卤之捷亦用崇卒薄其未陣原非純以正勝者此番不受鼓叛乃君子不登叛人之意爲名義起見則可及圍鼓三月而鼓請降必欲待其食盡似未免涉于迂闊先輩謂其料定彈丸掌握落得爲此義情仁孰之言以示人可謂推見至隱矣



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怠字照對降字）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三字是主意）（○知義所在也苟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正義曰十七年荀吳詐祭于雒以滅陸渾二十二年負甲僞糴以入昔陽而此時獨得降而不納者知其力能必獲故因以示義也）有死命而無二心（○［林］盡忠以死君命無敢懷二心者）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鳶本又作

此論前後相對王責籍談重在彝器而譏其忘典叔向責王重在喪宴而譏其忘經語意皆相準而立章法不偏枯也

王求彝器却不重責其無而單責其忘典晉論失禮亦不重譏其求而單譏其忘經都是將冠冕處來做個話柄其實一貪一吝滿肚皮意思都注在彝器上當于言外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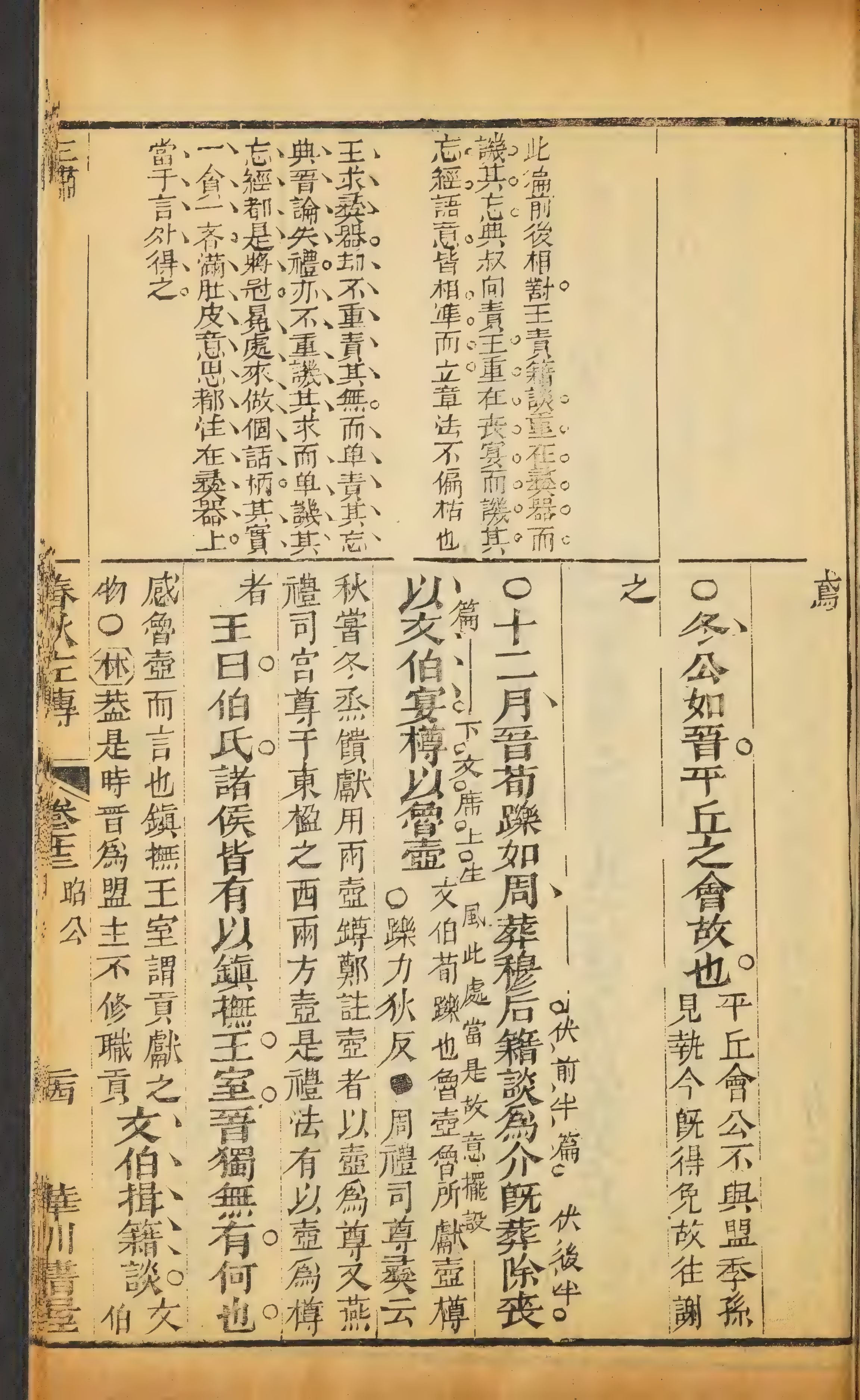
焉

○冬、公如晉平丘之會故也○平丘會公不與盟季孫見執今既得免故往謝之

○十二月、晉荀躒如周葬穆后籍談爲介既葬除喪○伏前半篇○伏後半篇、下文席上生風此處當是故意擺設文伯荀躒也魯壺魯所獻壺樽以文伯宴樽以魯壺○躒力狄反●周禮司尊彝云秋嘗冬烝饋獻用兩壺罇鄭註壺者以壺爲尊又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是禮法有以壺爲樽者

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感魯壺而言也鎮撫王室謂貢獻之物○林蓋是時晉爲盟主不修職貢文伯揖籍談○文伯





起結以兩忘字爲呼應中又以兩分字爲呼應皆自成片段處

唐叔文公相對遞說前分字在提句後分字在煞句又叔父其反無分乎一筆喝起下以非分而何順應無分再以不登叔父倒應叔父明畫之極

無辭揖籍談使對 對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 謂明德之分器 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彝器於王 薦獻也彝常也謂可常寶之器若曾壺之屬 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 言王寵靈不見及故數爲戎所加陵 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 叔籍談字 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 密須姞姓國也在安定陰密縣文王伐之得其鼓路以克 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 闕鞏國所出鎧 唐叔受之以處參虛匡有戎狄 參虛實沈之次晉之分野○參所金反

正義上繫參之虛域故曰參虛 其後襄之二路 周襄王所賜晉文公大路戎路 鏚鉞秬鬯 鏚斧也鉞金鉞秬黑黍鬯香酒●正義曰周禮有鬯人之官鄭註鬯釀秬為酒芬香條暢于上下也賜鏚鉞者使之專殺賜秬鬯者使之祭先祖 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 事在僖二十八年 撫征東夏非分而何 俞云撫 夫有勳而不廢 書一以文有氣隗神采 賞加重 有績而載 書功於策 奉之以土田 有南陽 撫之以彝器 弓鉞之屬 旌之以車服 襄之二路 明之以文章 旌旗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言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福祚之不登叔父絕句●補正言忘其彝器是福祚之不登惡在其為叔父乎●按此以叔父屬下為倒

前後都以且字為一轉前忘分忘祖有兩層後樂憂非禮亦有兩層特特相配為章法

籍父無後斷在尾王其不終便斷在首恰作中間轉接左氏用熟之法



句亦通

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孫伯黶晉正卿籍談九世祖○黶於斬反●正義九世祖稱高祖者言是高遠之祖也鄭子以少皞為高祖意同添出一人與上唐叔文公相配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晉於是乎有董史辛有周人也其二子適晉為大史籍黶與之共董督晉典因為董氏董狐其後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籍談不能對賓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忘祖業○數色生反●正義曰定十四年晉人敗范中行氏之師于潞獲籍秦秦即談之子是無後也籍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

樂憂非禮作兩層說上從喪宴輕帶彝器下從彝器歸重喪宴末并譏王之多言詞意周到之極

俞寧世曰籍氏咎在忘祖王失在樂憂忘祖自當無後樂憂自當不終此不易之理非臆度也先記既葬除喪便見王不當樂憂記撫籍談對便見談不當忘

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天子絕期唯服三年故后雖期通謂之三年喪● 按補正曰禮爲長子斬衰三年妻雖期年而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亦有三年之義在王雖無再娶之禮而其餘哀則同也與正義說同 於是乎以喪賓宴又求 一句束上 一句轉下 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 正義言諸侯自有善功乃作常器以獻其功獻非由喪也 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 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 正義葬日卽虞虞卽卒哭卒哭去葬相去不遠其在一月 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 言今能遂服猶當靜嘿而便宴樂又失禮也● 正義言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事必不可也襄十六年晉葬悼

祇至于典頎由以疏越精警運以淡宕文格尤超

孫執升曰王言詞令爾雅典故秩然與定王之語士季同一詳贍然隨會能修執秩以為晉法叔向刺王之悖經而不知訓談以稽典是憂不可樂而祖固可志也王朝有八當并與籍氏同其責

王或庵曰意在譏王之失禮為二十年王室亂張本王之失禮主也籍談之忘典賓也乃賓為正傳與賓似主主為餘波則主似賓顛倒主賓變亂奇正此宣成以前筆法也



公平公會于溴梁與諸侯宴于溫又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也●卒哭謂卒此無時之哭蓋始者哀至即哭虞祭後唯朝夕哭而巳

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

失二禮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未申謂求器宴樂甚是否則反脫來脈

言以考典

考成也

典以志經志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

為二十二年王室亂傳●正義言王志已大經而多為言語舉先王之典將焉用之

〔經〕乙亥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林〕齊景有志于代興也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林〕戎蠻子嘉也不名名之則疑于蔡侯般●正義曰戎是種號蠻是國名子爵

本叙齊侯伐徐却插入楚取蠻立子事。以楚之禮形齊之賂也昭子却嘆無伯又以齊之害形晉之衰也皆意在言表齊伐徐楚誘蠻總本兩事傳却串叙看其用筆插法有横雲斷嶺之奇

也。○夏公至自晉○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未同盟）○（杜）昭公卒子頃公去疾立 ○九月大雩○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三月而葬速）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公在晉晉人止公不書諱之也（猶以取鄆故也公爲晉人所執止故諱不書）

○齊侯伐徐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質信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詐之非也立其子禮也河南新城縣東南有蠻城） 二月丙申齊

師至于蒲隧蒲隧徐地下邳取慮縣東有蒲如陂取慮上音秋下力居反如淳音陬婁

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蒲隧賂以甲父之鼎甲父古國名高平昌邑縣東南有甲父亭徐人得甲父鼎以賂齊〇[補]郯莒畏齊討己故從徐子受齊盟

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為小國害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亢禦

無伯也夫詩曰宗周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肄詩小雅戾定也肄勞也言周舊為天下宗今乃衰滅亂無息定執政大夫離居異心無有念民勞者也

其是之謂乎傳言晉之衰

此篇自是兩截事下事與上事全不相關然下文却全因上文生出蓋孔張見笑于客富子以之責子産子産雖怒其過當然失位之恥鄙我之慮總當爭勝于大國故恰好因其有請環强賈之事盡情抑勒使客輸情服罪而去而曩時之笑我乃爽然自失矣前半大國及鄙我字後半處處闘照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巳之壘塊也灰線艸蛇至此文而極矣　兩失位不同文郎借作聯貫映帯又一活法而禮字因一篇之主腦也

提一恥字下文一反一正先破恥字末

○三月晉韓起聘于鄭鄭伯享之子産戒曰苟有位於朝無有不共恪孔張後至立於客間孔張子孔之孫○(補)禮大夫立于東夾南面張立于客間者蓋賓未升階侍立于西方孔張誤立于客間也　摘寫手足無措入絶倒　執政禦之執政掌位列禦者禦止也　適客後又禦之適縣間縣樂肆○(林)張又移立于客之西執政又禦止之張又益西乃立于樂肆之縣間　伏全篇之脈　客從而笑之事畢富子諫富子鄭大夫諫子産也　曰夫大國之人不可不愼也幾爲之笑而不陵我言數見笑則必陵侮我●補正言幾見有爲之笑而不陵我者乎與十年傳幾千人而國不亡二十四年傳幾如是而不及到義同　我皆有禮夫猶鄙我鄙賤也●照後

三語另責當子作棹尾句句傳盛怒之神

後半篇子産語語剛執昔人云怒時不可作私書孚此益信



當作邊鄙解言以我國而無禮何以求榮孔張失位爲鄙邑而陵之也

吾子之耻也子産怒曰發命之不衷也 衡曰直說肖其 衷當 出令之不信刑之頗類 緣事類以成偏頗類一力猥反服讀爲類不平也 正義曰二十八年註類戾 獄之放紛 放縱也紛亂也 會朝之不敬 謂國無禮敬之心 正義此指出外會朝大國而言孔張在本國失位故得不以爲恥 使命之不聽 下不從上命 唐云連排七八句用四字勒住 取陵於大國罷民而無功罪及而弗知僑之耻也孔張君之昆孫子孔之後也 罪字亦借伏一筆 昆兄也子孔鄭襄公兄孔張之祖父 執政之嗣也 于孔嘗執鄭國之政 數語不盡爲挑衅出醜盡情 爲嗣大夫承命以使周於諸侯國人所尊

反煞峭勁筆有餘怒然有意無意却巳暗逓後文矣絕妙伏筆法

下文雖從上文而來精神却全注重後半故上截一層下截寫出兩層合來是前奇後偶格然一層巾僑之恥也僑焉得恥之却作對說兩層中寡君不知我

諸侯所知立於朝而祀於家○卿得自立廟於家有祿於國○受祿邑有賦於軍○軍出卿賦百乘喪祭有職有所主受脤歸脤受脤謂君祭以肉賜大夫歸脤謂大夫祭歸肉於公皆社之戎祭也●先儒皆以脤為祭社之肉大夫不得私自出軍蓋奉君命以戎事攝祭耳○又云其祭在廟已有著位在位數世世守其業而忘其所僑焉得耻之其祭在廟謂助君祭辟邪之人而皆及執政是先王無刑罰也言為過謬者自應用刑罰子寧以他規我也規正

連拼十五句亦用四字勒住摠寫怨極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玉環同工其朴自其為雙○(補)今一在鄭商故宣子欲得而雙之●釋器云肉倍好謂之璧好倍肉謂之瑗肉好若一謂之環李巡云好孔也

湊手

之妙
勿與知成負不爲失位亦弗爲却作一串說多合處有相錯相配之巧
寡君不知此時落得推不管下文却又語語作喬家主可見此處便是故意作難也　語氣猶帶怒容入神之筆
兩人語極逼人情却不知子産別有意思在

雙提提收中間順承倒應左氏慣用之法　繁與前失位之恥故兩意以定位爲主失位一層先有四轉成負一層只得一筆提斷後又轉一意賓主輕重愈

肉柔去聲　宣子謁諸鄭伯　謁請也　子産弗與曰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　寫出駭人映上富子諫　金云此句　子大叔子羽謂子産曰韓子亦無幾求　言所求少　晉國亦未可以貳晉國韓子不可偷也　偷薄也　句說小　此句說大　此句總　若屬有讒人交鬬其閒鬼神而助之以興其凶怒悔之何及吾子何愛於一環其以取憎於大國也盍求　摠　再說小　再說大　又總　而與之　林云先荅未可貳不再偷句　子産曰吾非偷晉而有二心將終事之是以弗與忠信故也　然所以盡忠于宣子　而守與晉之信也　僑聞君子非無　又提僑聞便與輕帑篇別　賄之難立而無令名之患僑聞爲國非不能事大字

明

四轉一層緊一層歸重鄙邑蓋後半兩鄙邑兩失位乃猶應前鄙我失位眼目也

第一番只推不知第二番只推舊誓其正意却透發于中段私下往復後兩弗爲只一點便足最是運掉靈活處若寫作面覆宣子便語同筝伯

下半篇自成一橫擔格蓋以中間買商頭着

看此客多少宛轉子産執意不肯初疑未免大過細味頗以大國鄙我爲言乃知全爲前文一笑發洩絶不相涉事寫得如許關照有情奇絶

串入前半禮字

小之難無禮以定其位之患夫大國之人令於小國而皆獲其求將何以給之一共一否爲罪滋大滋益也大國之求無禮以斥之何饜之有吾且爲鄙邑則失位矣成國不復若韓子奉命以使而求玉焉貪淫甚矣獨非罪乎又云答他易求而與之句出一玉以起二罪吾又失位韓子成貪將焉又轉一意正破取憎字也用之且吾以玉賈罪不亦銳乎銳細小也銳悦歲反韓子買分明是强買金云此不是商人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又奇定是子産細到産曰日起請夫環執政弗義弗敢復也復重求也○成賈音嫁

我勿與知。又爲前寡君不知。何文飾得妙。

盟誓不過借作推頭耳。看他仍歸到成負失位兩意結煞。有此正論始足服人



今買諸商人商人曰必以聞敢以為請子產對曰昔

此一不應便下須先代子產細籌如何處置賈是更　金云賢請至

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鄭本在周畿內桓公東遷幷與商人俱

雜措語

庸次比耦庸用也用次更相從耦耕○比毗志反以艾殺此地斬之蓬

蒿藜藋而其處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

便造出一

盟誓來

我無強賈無強市其物○艾魚廢反藋徒弔反強其丈反又其良反毋或匄奪爾

既勿與知則聽其得賈而沽可矣偏

有利市寶賄我勿與知恃此質誓故能相保以至于

把持到底

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而謂敝邑強奪商人是教敝邑

一句言你不給賈不是下句

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諸侯必不為

分作三章看者誤　開手提出子產戒曰四字最有情趣蓋子產所以折宣子者全在無禮失位而鄭先有一無禮失位之孔張以貽宣子笑子產之戒何在子產之所持者又何在乎然此特文字波瀾與子產無礙故序子產拒富子之言非詳其愎諫過甚蓋詳其無礙于子產以為下文拒宣子地耳嚴厲鋒鋩豈漫然之筆

起亦以知鄭志便似出個題目不出鄭志便是就題目做文字又無新舊以切為工此正所謂切者

結併為前篇作收拾其不連前篇而另作一首者文氣各成一格也坊本于前篇則悞分于此篇又悞合總是不講于

不。子旗賦有女同車　子齹公孫段之子豐施也有女同車取其洵美且都愛樂宣子之志　子柳賦蘀兮　子柳印段之子印癸也蘀兮詩取其倡予和女言宣子倡已將和從之　○此何輕輕著還二子乃應前起處　蘀他洛反　宣子喜曰鄭其庶乎　興盛　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　○作總贊　六詩皆鄭風故曰不出鄭志　皆昵燕好也　昵親也賦不出其國以示親好　○昵女乙反　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　宣子皆獻馬焉而賦我將　我將詩頌取其日靖四方我其夙夜畏天之威言志在靖亂　○應起　子產拜使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　可見不是少玉○消釋得妙否則　宣子私覲於子產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

篇法之故　前番嚴聲厲色此番和氣春風合讀見手意之變亦復佳也

命寧世日明是三段文字第一段孔張失位第二段宣子請環第三段六卿賦詩以位字禮字罪字耻字信字幣字作貫串遂分三段綜成一片

習實爲當不唯晉想平子董亦被他道破爾幼惡識正是怪其小時了了也當微會之

山林也只四字而從事山轉出斬木間而明



未免耿耿

是賜我玉而免吾死也敢不藉手以拜　以玉馬藉手拜謝

○公至自晉　晉聽公歸　子服昭伯語季平子　昭伯惠伯之子子服回也隨公從晉還　曰晉之公室其將遂卑矣君幼弱六卿彊而奢傲將因是以習習實爲常能無卑乎平子曰爾幼惡識國　昭伯尚少平子不信其言○惡烏路反●按今皆讀平聲

○秋八月晉昭公卒　爲下平子如晉葬起

○九月大雩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　三子鄭大夫有事祭也○柎音附又方于反　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

不是單靠口頭轉變生活又兩意以鄙
已爲主語氣輕重有法
直說到大國鄙我方住暗合前文眞一
篇如一句矣
蘊間得日層層有色句句有味大抵意
奇則詞易工

宣子請皆賦分明七子寵武舊套忽從
不出鄭志上脫換得意思全別此推陳
出新之法也



言我給貢又不給林評皆貼鄭說矣明

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藝法也何乞也乞有二義取則入聲與則去聲句亦有取與二義鄭鄙邑也亦弗爲也不欲爲鄙一說花旎歸此則取也邑之事僑若獻玉自己林云成字應上成價不知所成敢私布之布陳也韓子辭玉曰起不敏敢求吳子玉以徼二罪厓語對兩層爲一林以要失諸侯鄙鄭國之二罪敢辭之○傳言子產知禮宣子能改過

○夏四月鄭六卿餞宣子於郊餞送行飲酒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詩言志也子齹賦野有蔓草子齹子皮之子嬰齊也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邂逅相遇適我願兮○齹才何才可二反又士知反說文作䶩齒有差跌也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已所望也君子相願子

上三段每一賦詩必一荅謝竟與龍武篇同一機局矣此處忽然頓斷一層化作兩層下又變而揔說三層併作一層極變動可喜

王或菴曰禮所以定位無禮則失位子產相鄭以小事大全在持之以禮無鉅無細不敢一時自越亦不敢一事假人所以能自立而不失位也韓子求玉事甚微而子產持之始終不虧守此道耳此傳特序此事以見子產之能而前一段借孔張顯出無禮失位之言又借拒富子影起拒宣子之請皆先驅也後一段序六卿賦詩餞宴隱隱寫一禮字相為造映而後點出衛王作結皆餘波也

產賦鄭之羔裘言鄭別於唐羔裘也取其彼已之子舍命不渝邦之彥兮以美韓子○已音記舍音赦又音捨宣子曰起不堪也不堪國之司直子大叔賦褰裳褰裳詩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言宣子思已將有褰裳之志如不我思亦豈無他人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言已今崇好在此不復令子適他人子大叔拜謝宣子之有鄭宣子曰善哉子之言是是褰裳不有是事其能終乎韓起不欲令鄭求他人子大叔拜以荅之所以晉鄭終善●正義言不有是告他人之事其能終相善乎●按事字當屬下為句補正傳氏曰人情相與玩習恒不善其終惟有是警戒當能終干好子游賦風雨○子游駟帶之子駟偃也風雨詩取其既見君子云胡

猶信。應前惡識國句。有子。應前爾幼句。無一字閒。

事于山蓺山林也（蓺養護令繁殖○蓺音藝）而斬其木其罪大矣

奪之官邑

○冬十月季平子如晉葬昭公平子曰子服回之言

猶信（自往見之乃信回言）子服氏有子哉（有賢子也）

經　丙子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夏六月甲戌朔日

有食之○秋郯子來朝○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

之戎（林）（自是凡滅不復稱人矣滅不書大夫者吳也吳無大夫也）○冬有星孛于

大辰（大辰房心尾也妖變非常故書○孛音佩一音勃）疏正義曰大火謂之大辰大辰蒼龍宿之體

反語作賛亦別

心在中最明故以候四時孛彗星也狀似埽箒光芒孛孛然也○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吳楚兩敗莫肯告負故但書戰而不書敗也長岸楚地○抹吳楚始書戰自是楚復書人君臣不見經者十八年吳入郢矣

傳十七年春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叔○采叔詩小雅取其君子來朝何錫與之以穆公喻君子穆公賦菁菁者莪菁菁者莪亦詩小雅取其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以答采叔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嘉其能答賦言其賢故能久有國○言若無所以治國者國豈能久林註解以爲用謂用國之才非正義謂不有學問之人亦屬添設

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見譏有識屢矣故此番祝史特請用幣之所昭子引禮便兼伐鼓說平子以正月朔爲言止而不用當亦兼伐鼓用幣而言太史並正其失又引夏書則单証奏鼓乃特與請幣對看見此二者缺一不可也林註于止也单指用幣非

平子誤會六月非四月太史单辨此月之卽正月故起結特用重筆與昭子語重伐鼓用幣不同平子執定其餘則否便是既不信禮又不遵時不君君言其日無王制云爾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正陽之月日食當用幣於社故請之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不舉盛饌伐鼓於社責羣陰諸侯用幣於社請上公伐鼓於朝退自責禮也平子禦之禦禁也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正月謂建巳正陽之月也於周爲六月於夏爲四月慝陰氣也四月純陽用事陰氣未動而侵陽災重故有伐鼓用幣之禮也平子以爲六月非正月故大史答言在此月也●正義曰平子𢡟以正月爲歲首之曰過分而未至過春分而未夏至三辰有災三辰日月星也日月

相侵又犯是病故三辰皆爲災於是乎百官降物降物素服●正義謂滅其物采蓋象

朝服而用素爲之如今之单衣也君不舉辟移時辟正寢過日食時樂奏鼓

伐鼓祝用幣用幣於社史用辭用辭以自責故夏書曰辰不集于

房逸書也集安也房舍也日月不安其舍則食●令亂征瞽奏鼓瞽樂師嗇夫馳

庶人走車馬曰馳步曰走爲救日食備也●孔安國曰嗇夫主幣之官鄭云蓋司空之屬此

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夏言此六月當夏家之四月平子

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胥賓爲常于魯猶信安君之災故曰有異

志●正義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救日食所以助君抑臣也●補正曰日者人君之表不救日食是有無

一篇典故當分三層讀首尾是賓中是主題本奇古自應有此博雅麗密之文起手提明吾祖下文便應接少皥說去却先引四賓以陪一主自是鋪排襯托之法但四賓之中依次說來自當以伏羲爲稱首却偏置在着末既令龍鳳以類相從而太皥少皥賓主相對尤爲工切此叙述中剪裁巧妙處故徵實而極翻空也　大抵錯綜顛倒必有妙義否則徒亂人耳目亦何取焉

君之心

○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皥氏鳥名官何故也　少皥金天氏黄帝之子己姓之祖也問何故以鳥名官●正義少皥氏身號金天氏代號也下炎帝太皥等同

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　黄帝軒轅氏姬姓之祖也黄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百官師長皆以雲爲名號縉雲氏葢其一官也○縉音進

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　炎帝神農氏姜姓之祖也亦有火瑞以火紀事名百官

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　共工以諸侯霸有九州者在神農前大皥後亦受水瑞以水名

實講以鳥名官凡四項作三層說以五鳥爲王五鳩佐之五雉九扈前人謂是五鳩之屬看其立鳥先總後分五鳩先分後總五雉九扈有總無分又五鳩作緊雉扈便用作提詳略順逆極整極變連點三氏字爲民師作引尤見承接之妙



官大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大皞伏犧氏風姓之祖也有龍瑞故以龍命官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鳳鳥知天時故以名歷正之官●正義曰此等皆以後代之官所掌之事託言之爾時鳥名如今之此官也玄鳥氏司分者也玄鳥燕也以春分來秋分去伯趙氏司至者也伯趙伯勞也以夏至鳴冬至止青鳥氏司啓者也青鳥鶬鴳也以立春鳴立夏止○鶬音倉鴳亦作鷃於諫反丹鳥氏司閉者也丹鳥鷩雉也以立秋來立冬去入大水爲蜃上四鳥皆歷正之屬官○鷩必滅反祝鳩氏司徒也祝鳩鵃鳩也鵃鳩孝故爲司徒主敎民鴡鳩氏司馬

○鴡鳩王鴡也鷙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也
鳲鳩氏司空也
○鳲鳩鵠鵴也鳲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　鴶簡八反又音吉鶌居六反
爽鳩氏司寇也
爽鳩鷹也鷙故爲司寇主盜賊○
鶻鳩氏司事也
◎鶻鳩鶻鵰也春來冬去故爲司事
五鳩鳩民者也
○五鳩鳩聚也治民上聚故以鳩爲名
五雉爲五工正
○五雉雉有五種西方曰鷷雉東方曰鷂雉南方曰翟雉北方曰鵗雉伊洛之南曰翬雉●鷷音存又音遵鷂側其反翟音狄又音濁鵗又作希翬許韋反●賈逵曰鷷雉攻木之工鷂雉摶埴之工翟雉攻金之工鵗雉攻皮之工翬雉設五色之工考工記更有刮摩之工此無所屬亦不可據也
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
二句在夷民上○無注在扈民下
夷平也●正義雉聲側耶麥○
九扈爲九農正
○扈有九種也春扈鳻鶞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近夷也

我出不能紀遠一層論有歸宿又亦有首尾最結構圓足處通篇排偶忽用單句作收文氣靈活特添遠近二字作對以組前結後文意濃厚搆局最精夫子語一句收應末段一句收應前段眞無一字落空也

唐錫周曰題只鳥名官三字看者何處生發耶看他偏從四面八方寫來題前一襯題後一托結成异彩中間實疏正面條分縷析燦若雲霞左氏此種文眞空前絕後之作



黃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桑扈竊脂老扈鷃鷃以九扈爲九農之號各隨其宜以教民事○扈音戶鴳扶云反鶻泑倫反唶側百子夜助顏三反嘖音責又音賾●賈逵云春扈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夏扈竊玄趣民耘苗秋扈竊藍趣民收斂冬扈竊黃趣民蓋藏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宵扈嘖嘖夜爲民驅獸桑扈竊脂爲蠶驅雀老扈鷃鷃趣民收麥令不得晏起

扈民無淫者也

扈止也止民使不淫放●訓扈爲正義與戶通朱子文抄作正疑誤

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

顓頊氏代少皞者德不能致遠瑞而以民事命官●天瑞遠民事近

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

於是仲尼年二十八

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

俘荀吳滅陸渾事却不從宣子夢授陸渾叙入間閒寫一屠蒯請祭萇弘警脩于前而獻俘應夢輕輕倒作掉尾極變化有致也

伐戎人事也而以鬼事始終之文即因之成章法矣。

官學在四夷猶信 失官官不修其職也傳言聖人無常師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 屠蒯晉侯之膳宰也以忠諫見進雒雒水也 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 三塗山名在陸渾南 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 警戒以備戎也欲因晉以合勢 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 河津名 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 以為猶將過我而祭三塗也 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 其鹿周地 周大獲 先警戎備故獲 宣子夢文公攜荀

一事而三人料之議論多少不一其實皆相承說去也第一節提明火出必布諸侯有災而意且虛說第二節便從此申說夏數得天及丙子壬午云云乃是實指火出必布一層四國當之至水火之牡乃是實指諸侯有災一層末一節宋衛陳鄭將同日火又是總頂申節而層遞為兩頭畧中間詳以互見為章法乃又出一格矣



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欲以應夢●補正且告成事也

○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夏之八月辰星見在天漢西今孛星出辰西光芒東及天漢●補正曰八月心星在西方孛從其西過心東及漢申須曰彗所以除舊布新也俞云因彗而知災申須魯大夫○彗似銳息遂二反天事恒象○天道恒以象類告示人○因纏火而知火今除於火火出必布焉諸侯其有火災乎○今火向伏故知當須火出乃布散為災梓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徵也○徵始有形象而微也火出而見○前年火出時今茲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隨火沒也

夏數得天下不徑接不過其見之月却將四國當之夾說在中而後以丙子壬午遥接作結左氏往往好用此等筆法其在宋衛陳鄭乎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都用憑空喝起之筆推步文字最難得此種雲活姿致也。

其居火也久矣。歷二年 其與不然乎。言必然也●補正邵氏曰其與語辭猶曰其諸 火出於夏為三月。謂昏見 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數得天。因火昏見而知月得天正 ●正義曰斗柄所指一歲十二月分為四時夏以建寅為正則斗柄東指為春南指為夏是為得天四時之正也 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因自火至漢而知四國 宋大辰之虛也。大辰大火宋分野 陳大皞之虛也。大皞居陳木火所自出 鄭祝融之虛也。祝融高辛氏之火正居鄭 皆火房也。房舍也 星孛及漢漢水祥也。天漢水也 衛顓頊之虛也故為帝丘。衛今濮陽縣昔帝顓頊居之其城內有顓頊冢 其星為大水。衛星營室營室水也 水火

通篇說了無數天道未忽結以子産弗與一筆固爲後文作緣起在本文則算另轉一境也奇甚峭甚



之牡也牡雄也●陰陽書有五行嫁娶之法火畏水故以丁爲壬妃是水爲火之雄其以

水火交而知下文

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丙午火壬子水水火合而相薄水少而人多故水不勝火○薄本又作搏音搏●正義曰彗在大辰爲多及漢爲少是水少而火多火行其意水必助之故此日當火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尚未知今孛星當復隨火星俱伏否故不過其見之月火見周之五月鄭裨竈言於子産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瓘珪也斝玉爵也瓚勺也欲以禳火子産弗與以爲天災流行非禳所息故也爲明年宋衛陳鄭災傳

此篇上叙楚勝吳下叙吳勝楚似無輕重然兩段皆有筆餘是而前爲楚敗而獲後仍爲吳取以歸則楚之卜不如吳之謀觀提筆曰吳伐楚而知傳之以吳爲主也但經書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則又以楚爲主也處許叙楚之十戰不吉改卜則吉後以獲餘皇取餘皇對叙一應上卜吉一應上不吉以應極明晝經與傳賓主互用此又其一班矣　杜經註云兩敗直皆吉負故但書戰不書敗可見吳楚兩無賓主故文亦賓主互用也與他處章法自別

長岸之戰當是水師起著上流二字便伏下獲舟取舟案也

吳伐楚陽匃爲令尹卜戰不吉（陽匃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魴音房）（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待命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環周也）盈其隧炭陳以待命（隧出入道）吳公子光（光諸樊子闔廬）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

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長鬣多髭鬚與吳人異形狀許爲楚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師吳師也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傳言吳光有謀

春秋左傳卷二十三　終



